



Title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
Author(s)	畢, 鳴飛
Citation	大阪大学, 2022, 博士論文
Version Type	VoR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8910/88123">https://doi.org/10.18910/88123</a>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 博 士 論 文

題目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

提出年月 2021年12月

言語文化研究科言語社会専攻

氏名 畢 鳴飛

#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

## 内容摘要

程度副词是现代汉语中程度表达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现行的程度副词体系很难满足研究与教学的需求，究其根本，是基于程度量的对程度副词的再分类对于不同程度副词特点的辨析没有起到指导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抛弃了以往程度副词体系研究中一分为二再按程度量分类的思路，从存在争议的个案研究入手，发掘能够区别各个程度副词的特点，并从中确立有助于教学与研究的程度副词体系观。

文章共分为六章，除绪论和结语外，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问题意识，指出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确定了以个案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程度副词“真”和“好”做出分析，确定了“真”的词性并指出“亲历性”在“真”和“好”的语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章对程度副词“挺”和“怪”做出分析，指出“挺”与“怪”以及“可”的语义均为“反预期”，而三者之间的不同来源于其反预期视角的不同，视角不同又影响它们的语用功能，使得“挺”成为寒暄中常用的程度副词。第四章对程度副词“比较”和“稍微”进行分析，指出两者虽然被认为是“相对程度副词”，但都无法提示明确的参照对象，“比较”不包含说话人的主观视角，起到客观表达作用，“稍微”不同于一般的程度副词，表达动态的程度量。第五章对程度副词“很”进行分析，指出“很”的语义并未虚化，其核心语义为[+通比性]。各章节对程度副词的分析中都强调程度副词程度量的模糊性，同时指出不同程度副词间通常无法进行程度量的比较。

最终，本文提出以“比较”为核心，强调程度副词模糊性、弱化程度排序，综合把握程度副词特点，以词为单位分析的体系观。

关键词：程度副词体系；主观性；亲历性；反预期；

# 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程度副詞の体系的研究

## 要旨

本論は、程度副詞のケーススタディーを通じて、新たな程度副詞の体系観を提案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既存の程度副詞の体系は中国語教育や中国語の研究の需要に応じられないことが多い現状にある。理由として、程度量に基づく細分類は各程度副詞の違いの究明に機能しないことがあげられる。したがって、本論では従来の程度量による分類方法を取らず、問題点が残っている程度副詞“真”“好”“挺”“怪”“比较”“稍微”“很”のケーススタディーを通じて、各程度副詞の特徴を把握し、新たに研究と教育に役立つ程度副詞の体系観を提案することを試みた。

本論は序論を除き、全6章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

第1章では、主に研究背景、問題提起、研究方法、研究目的と意義及び本研究の独創性について述べた。

第2章では、程度副詞“真”および“好”を分析した。第1節では、“真”が程度副詞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真”の意味は「直接証拠性」と「確認」を指摘した。第2節では、“好”と“真”の文法的類似性を指摘した上で、両者の違いは“好”は単なる「直接証拠性」の表しで聞き手の存在を要求しないに対し、“真”は「直接証拠性」の他に、「確認」の意味合いもあることで聞き手の存在を必要とすることを指摘した。

第3章では、程度副詞“挺”および“怪”を分析した。“挺”と“怪”はともに

「反期待」の意味を持ち、“両者の違いは「反期待の視点」によるものであり、“挺”は話者と聞き手の両方の視点の期待も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から、

日常的挨拶では多用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を指摘した。

第4章では、程度副詞“比较”および“稍微”について考察を行った。両者は「相対的程度副詞」と分類されていたが、本論では、両者とも典型的な相対的程度副詞ではなく、“比较”は特定な比較対象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ず、話者の視点も含まない「客観表現」であり、“稍微”は単独で性質形容詞と共起できず、代わりに動詞とよく共起し、一般的な程度副詞の「静的程度性」ではなく、「動的程度性」を持つことを指摘した。

第5章では、程度副詞“很”について考察を行った。“很”は従来、文法化により程度性は薄れ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されていたが、本論では“很”の程度性は薄れていないことを主張し、“很”の意味は“[+通比性]”に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た。

第6章では、各章の考察をまとめた上で、本論における程度副詞の体系観一『「比較基準」を軸に、「程度性の曖昧さ」を強調し、程度の大きさによる細分類をせず、各程度副詞の特徴を総合的に把握し、単語ごとの分析を行うこと』を提案した。

キーワード 程度副詞の体系 主観性 直接証拠性 反期待

#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

0. 绪论.....	1
1. 程度副词的研究概况.....	3
1.1. 程度副词体系研究现状.....	3
1.2. 程度副词个体研究现状.....	5
1.3. 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7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8
1.5. 研究范围界定与语料来源.....	9
2. 亲历性——论“真”与“好”.....	11
2.1. 程度副词“真”.....	11
2.1.1 “真”的句法性质与词类确认.....	11
2.1.2 “真”的语义特征.....	15
2.2. 程度副词“好”.....	20
2.2.1 “好”的句法分布.....	21
2.2.2 “好”与“真”.....	22
2.3. 小结.....	25
3. 反预期——论“挺”、“怪”.....	26
3.1. 程度副词“挺”.....	26
3.1.1 “挺”的反低预期功能.....	28
3.1.2 反预期的视角.....	29
3.1.3 寒暄语中的反预期.....	33
3.1.4 “挺”的句法分布与语义功能.....	33
3.1.5 再论“挺”与“很”.....	39
3.2. 程度副词“怪”.....	42
3.2.1 “怪”的词汇搭配和句法表现.....	43
3.2.2 “怪”的反预期视角.....	46
3.2. “怪”的意义与特点.....	48
3.3. 小结.....	51

4. 比较与程度——论“比较”与“稍微” .....	53
4.1. 程度副词“比较” .....	53
4.1. “比较”的句法分布 .....	54
4.1.2 比较语境中的“比较” .....	56
4.1.3 “比较”的程度 .....	59
4.1.4 “比较”的相对与绝对 .....	62
4.2. 程度副词“稍微” .....	64
4.2.1 “稍微”的句法性质 .....	64
4.2.2 “稍微”的语义分析 .....	71
4.2.3 “稍微”的词性 .....	75
4.3. 程度副词的相对与绝对 .....	77
4.4. 小结 .....	79
5. 通比性——论“很” .....	80
5.1. 程度副词“很” .....	80
5.2. 程度副词“很”的定位 .....	82
5.3. “虚化”的“很” .....	85
5.4. “很”的通比性与程度量 .....	89
5.5. 小结 .....	93
6. 结语 .....	94
6.1. 研究成果小结 .....	94
6.2. 程度副词的体系观 .....	96
6.3. 本研究的不足 .....	98
参考文献 .....	107

## 绪论

汉语课堂上，学生时常会造出这样的句子：

(1) ?老师，你的日语说得很好

(2) ?他打了一场棒球，打得很好

上面两句，在语法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语用中却显得很不自在。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来自学习者对程度副词的用法掌握不足，无法熟练使用“很”以外的程度副词，也导致了“很”的滥用。进一步说，学习者往往搞不清楚包括“很”在内各个程度副词之间的区别，“很大”与“挺大”、“很好”与“真好”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而本质上来说，这与汉语中对程度副词的研究不足紧密相关。

程度副词是汉语中表达程度的主要手段之一，一直以来也是汉语副词研究的研究重点对象。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先贤们就已经开始了关注程度副词内部的区分，尝试进行对程度副词的再分类。其后，对各个程度副词意义与用法的解释、不同程度副词间的对比、程度副词在汉语教学中的常见偏误等也逐渐走入研究者们的视野；除此之外，关于程度副词的句法功能，例如程度副词能否做补语、能否修饰名词、可以修饰哪些结构等，也都是句法学界的热门争论对象。遗憾的是，上述争论与探讨，虽然已经延续多年，但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关于各个程度副词具体的意义与用法，多数至今没有定论。在研究上的莫衷一是也为汉语教学中的程度副词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上面对于“很”的滥用便是一例，此外如“很好”和“挺好”谁“更好”、“真高兴”和“好高兴”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比较”等问题，汉语教师也往往不能很好地回答。

有鉴于此，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现行程度副词的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部分具有争议的程度副词的分析，揭示一些程度副词的本质特征，希望能提出一个有助于研究，更有助于教学的程度副词体系观。

本文除绪论外总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回顾了目前为止的程度副词体系研究及个体研究的现状，指出先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第二章讨论了程度副词“真”与“好”，首先通过句法分析确定了“真”程度副词的地位，其后引入“亲历性”概念，确定了主观性在程度副词中的作用以及“真”和“好”不同于其他程度副词的使用场景，并指出“真”和“好”不包含明确的程度量，无法与“很”比较。最后，讨论了“真”与“好”的异同。

第三章主要讨论了程度副词“挺”与“怪”，引入“反预期”的概念，指出“挺”与“怪”以及“可”的语义均为“反低预期”，而三者之间的不同来源于其反预期视角的不同，这一不同也同时影响了它们的语用功能，使得“挺”成为了寒暄中常用的程度副词。

第四章分别讨论了程度副词“比较”与“稍微”。指出“比较”的特点在于既不同于相对程度副词也不同于绝对程度副词，一方面“比较”无法提示明确具体的参照对象，另一方面“比较”又不包含说话人的主观视角，我们使用“比较”通常是为了客观表达。而对于“稍微”，我们指出其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程度副词的句法分布，而分布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稍微”所具有的“程度量”并非“静态量”而是“动态量”。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程度副词“很”，探讨了“很”的意义是否已经虚化或消失，明确了“很”独特的语义特征为[+通比性]，并分析了通比性在语用上有哪些表现，什么情况下使用“很”会不自然。

第六章为结语。

本文作为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并未简单地继承某个既定的体系，也没有局限于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或方法。而是力求从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语言事实出发，抱着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探讨每一个程度副词，尽量不做单纯的分类或罗列。希望能够填补目前程度副词研究中的一些空白，为程度副词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 1. 程度副词的研究概况

### 1.1 程度副词体系研究现状

对于程度副词体系的研究，或者说，在整体上把程度副词的句法、语义特点的研究，除部分现代汉语句法的通论性著作对于程度副词特点的一般性论述外，基本集中于对于程度副词再分类的研究，且整体来说数量较少。

对程度副词的再分类通常从语义入手，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最早提出了“程度副词”这一概念，并按“无所比较者，但泛言程度”与“有所比较者”区分出的“绝对程度副词”与“相对程度副词”，可以看出，早在程度副词概念确立之初，再分类就已经是程度副词的重要课题。

王力先生的这一再分类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至今我们对程度副词进行分类时的重要标准之一。后续许多对程度副词体系的探讨，都是在这一思路上的延伸。例如，黄盛璋（1957）提出绝对的程度副词也有比较，并据此将程度副词分为“泛较”和“定较”，虽然名称有别，但依然是以“是否比较”为基准。

此后，马真（1988）按程度副词在“比”字句和比较句中的分布情况，在句法上验证了相对与绝对分类方法的同时，进一步在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内部分出“表示程度深”和“表示程度浅”两组，并在相对程度副词也进一步分出可用于“比”字句的“更”类、“稍微”类和不能用于“比”字句但可以用于其他比较句的“最”类、“比较类”，最终得到了呈平行关系的六类程度副词，提出了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在句法分布上存在“镜像关系”

之后的研究大多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展开，如周国光（1994）、周小兵（1995）、张桂宾（1997）、张谊生（2000）等都进一步阐释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其中，张桂宾通过“程度量级的差别”，将绝对程度副词分为“超高”“极高”“次高”“较低”四个量级，

将相对程度副词分为“最高”“更高”“比较”“较低”四个量级。张谊生也采取了类似标准，分出了绝对程度副词的“过量级”“极高级”“次高级”“略低级”四个等级与相对程度副词的“最高级”“较高级”“比较级”“较低级”四个等级。可以看出，对于程度副词体系的研究，整体上都遵循了“按是否比较二分——按程度量级进一步细分”的模式。

此后，一些研究试图更细致、更明确地描写程度副词的量级，如陈颖（2008）分出了“极度”（100%）、甚度（100%-80%）、梯度（80%-20%）、微度（20%-0%）四个梯度。时卫国（2009）列出了从“基点”到“极点”的程度量轴，并认为“稍微”“很”“非常”“极”“太”等可以按顺序在轴中找到代表各自程度量的位置。

除了在语义上二分为“相对”与“绝对”的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采用了三分的形式。如张亚军（2003）以“比”字句以及“疑问词+X+A?”为标准，将程度副词分为能出现与“比”字句的“更”类，不能用于“比”字句但可以用于“疑问词+X+A?”的“最”类以及不能用于上述两种结构的“很”类。并通过分析《红楼梦》中的“最”“很”功能，指出汉语中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区分并非严格对立，也不是历来如此。

除了更明确的分类之外，也有学者认识到程度副词内部小类具有模糊性，如季薇（2011）将程度副词“比较程度副词”和“观念程度副词”两个次类。前者包含“更”类、“稍微”类和“越发”类程度副词，后者包含“最”类、“很”类程度副词，其中“越发”类和“最”类处于“比较程度副词”和“观念程度副词”的交界除，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征。

## 1.2 程度副词个体研究现状

程度副词的个体研究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程度副词在本体研究中的个案或对比分析，以及汉语教学中的程度副词研究。不管是哪一类研究都有相当数量的成果，下面仅简要说明。

关于程度副词本体的个案或对比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常见的程度副词，如“很”“太”“更”“有点（儿）”“最”等。由于研究者对于不同程度副词的关注重点不同，因此对各个程度副词的分析不管是理论基础、观察角度还是分析方法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例如，对“太”的研究主要关注“太A”在不同情况下的语义，即表达程度过头的“太1”和表示程度极高的“太2”，如周小兵（1992）通过对比具有相反意义的形容词出现在“不太X”中时整个短语的不同语义，指出“太”除了“程度深”外，还有表示“程度浅”的意项；肖溪强（2002）则从句式的角度列举并分析了“太1”和“太2”分别可以出现的情况。关于“很”的个案研究主要关注“很”的语法化，如齐燕荣（1992）、杨凡（2002）、张国宪（2008）、张伯江（2011）、吕峰（2016）等对于“很”的语义弱化以及“系词化”问题进行了讨论，王静（2003）从历时角度讨论的“很”的语法化历程。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以“很”作为程度副词的代表，探讨一些“很”的特殊句法搭配，如胡明扬（1992）、张伯江（1994）、邱凌（2002）、沈思莹（2007）等讨论了“很+NP”中“很”的作用，吴立红（2005）、李劲荣（2007）、王灵霞（2008）等讨论了“很+状态形容词”中“很”的语义及使用“很”的动因。

对比研究指两个或多个程度副词间的比较研究，一般是在句法或语义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点的程度副词的比较，这类研究在程度副词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通常也是常见程度副词间的比较，比较对象少则两项，多则四至五项。例如宋玉珂（1980）、王宗联（1993）探讨了“很”与“最”在用法上的异同；来恩平（1999）辨析了“真”与“很”的用法；薛童心（2012）、杨丝淼（2019）对比了“很”“挺”“怪”的异同，李翔宇对比了“很”“太”“老”，马真（1991）则讨论了“很”“挺”“怪”“老”的区别，此外，马

真（1985）也对比了“稍微”和“多少”的异同；危艳丽（2013）、杨颖姣（2016）对比了“很”与“好”在语法与语用上的区别；杨玉玲（2012）对比分析了“可”“真”“好”“多”在感叹句中的区别等等。这一类研究一般会将作为对比的两个或多个程度副词放入相同的格式中分别进行测试，并对比其合法性或表达的不同语义，从而揭示不同程度副词在句法或语义上的细微差别。由于侧重角度不同，因此即使对比对象相同，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有所不同。如马真（1991）认为“挺”与“很”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可搭配词汇、感情色彩以及程度量方面，薛童心（2012）则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很”的虚化程度高于“挺”以及在某些特殊结构中的搭配上。

汉语教学中的程度副词研究数量众多，主体是程度副词的偏误研究，同样以常见的程度副词为主。在知网搜索“程度副词偏误”可以查询到超过400篇相关研究，其中大多数是硕士学位论文，在此不一一列出。除偏误分析以外，还有一些研究对于程度副词的教学提出一些总体上的建议，如徐晶凝（1998、2015）就从程度副词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音节”“绝对于相对”“与‘不’的组合”“对句式的选择”“程度副词短语作句法成分的能力”等七个方面对不同程度副词的差异做以辨析，并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最好针对不同的词汇，分别予以详细讲解”。卢福波（2000）则指出，“学生学习一个词，既要懂得其意义，又要掌握其结构，更重要的是将其有意义、有价值、准确、得体地运用到交际中去，这就需要教师将该词的意义、用法搞清楚”。总的来说，目前为止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在教学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对一些常用程度副词的误用问题的分析考察上，对于学生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程度副词的特点、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现代汉语程度副词时有何特征与规律等，仍缺少研究。

除了上述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之外，自2000年代以来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方言程度副词研究与一小部分程度副词的历时研究。此外，近年来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新兴程度副词的研究。由于与本研究关联较弱，此处不展开列举。

### 1.3 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比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和个体研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宏观上对程度副词的量级分类在微观的分析中并没有起到指导作用。虽然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对于程度副词的分类日趋细致与完善，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但这些分类方法，不管是在本体的对比研究中，还是在汉语教学的偏误分析中，都没有有效地解答微观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往往仍然是依句辨析的方法。

当然，宏观的分类并非对微观分析完全没有影响。“细分程度量”的思路在辨析程度副词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使我们对于不同程度副词间区分的关注点集中在了“程度量”上。但这种对于程度量的讨论很多时候使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因为对于句子的解释常常是主观的，因此对于各个程度副词具体表示何种程度，不同研究很难达成统一，例如对于“挺”与“很”到底哪边“程度高”至今就仍然没有确定的意见。又如，来恩平（1999）认为“很”不具有实在的程度义，而“真”具有比较实在的意义，表达的程度比“很”高；而张谊生（2000）则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很”具有一定的程度义，“真”不表示实在的程度义；虽然对比分析中不同程度副词会有不同的句法分布，但如果两个程度副词能用于同一种结构中，此时意义上的对比一般都基于研究者自身的语感，所表达的“程度量”到底是多还是少，是实在的还是虚化了，多数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理论支持。

此外，对于程度副词的量级分类还使得某些研究陷入了循环论证之中，程度副词再分类时，对于“相对”“绝对”的区分来自句法上的论证，但对诸如“过量级”“极高级”“次高级”“略低级”的分类往往来自著者的语感，没有严格的论证；而在微观研究，尤其是偏误分析的研究中，这一分类标准又被直接拿来作为偏误的判断标准或对程度副词特点的说明，同样没有经过论证。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简单地对程度副词的再分类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程度副词，进行程度副词的研究与教学。鉴于此，本研究虽然名为“体系研究”，但将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从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程度副词出发，选取“真”“好”“挺”“怪”“比较”“稍微”等几个程度副词进行分析。并且，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将尽量避免直接将对象程度副词分为某个类别、某个量级。

在进行分析时，本研究采取传统语法研究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功能语法的研究方式。并采取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方法，在讨论程度副词的句法功能的同时，注意对其语义与语用，尤其是语用的考察。在讨论每一个程度副词时，我们都会尽量回答以下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说话人会使用这个程度副词？说话人使用该程度副词，是要表达怎样的意义，又带有怎样的交际目的？”同时，在对程度副词的语义和语用进行说明时，我们也会尽量找到与之匹配的在句法上的特点。

具体到每个程度副词，本研究搜集了大量语料事实并进行筛选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以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比不同程度副词句法、语用、语义区别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动因和机制进行解释，力求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并希望得到的结论能对汉语教学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此外，本研究中还会运用“主观性”的概念。Lyons（1977）提出：“主观性”是指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时，会带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而这三者在语言上的表达就是语言“主观性”的体现。具体到程度副词来说，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说话时对程度副词的选择主要是对是否有比较的选择或者对“量”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对于很多程度副词来说，说话人的主观性才是说话人选取不同程度副词的根本原因。

## 1.5 研究范围界定与语料来源

一般来说，程度副词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内部的成员不多”（张亚军2002），但对于这一封闭类程度副词的具体数量，不同先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较少的例如丁生树等（1961）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列出了16个程度副词，朱德熙（1980）在《语法讲义》中列举了17个程度副词，奇唯美（2015）列出了19个程度副词，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列出了33个程度副词，张斌的《现代汉语虚词》中则列出了39个；较多的如夏齐富在《程度副词再分类试探》中列出了64个，季薇（2011）通过对比不同辞书中的程度副词，总结出79个程度副词，最多的则是张谊生（2014）在《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修订本）》中则列出了99个程度副词。可以看出，最多的统计比最少的统计多出了6倍之多。

会出现这种现象，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分类标准的不同，大多数的先行研究并没有对程度副词的标准做出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但基本是以句法功能和意义结合为标准，即程度副词是能够修饰性质形容词、部分心理动词和其他短语，并表示程度义的词。而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之上，不同先行研究又有许多不同的次级标准，例如：方言色彩较重的词，如“蛮”“忒”“贼”“老”等是否需要统计；文言、古语色彩浓重，现代汉语已不用或少用的词，如“穷”“殊”“好生”等是否需要统计；形式上大于词的单位，如“差不多”“好好地”“不大”“不很”等是否算作程度副词；某些只能在补语位置表达程度的词，如“透”“慌”“透顶”等，是否算作程度副词；某些不能修饰性质形容词，但满足其他条件的词，如“至多”“至少”等，是否算作程度副词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句法和语义结合的方法外，也有基本仅以句法分布为标准的，如夏齐富（1996）。

其次是研究取向的不同，不同方面的研究由于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对上述的研究标准也会有所取舍，如对程度副词、副词乃至虚词的整体性研究中，为了尽可能涵盖更多样本，往往会尽可能多地收纳程度副词，而如果只是为了说明程度副词的特定问题，则往往采用较严

格的标准，仅收纳少量词作为程度副词。

本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汉语程度副词体系的特点，但并不准备描写体系全貌，因此采取后一种范围划定的取向，即仅选取较少的一部分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研究中不明确划定与罗列程度副词的个数，除非特别说明，后文讨论的研究对象均默认为程度副词。但提出以下的程度副词界定标准：

①能够进入“主语+X+性质形容词”结构中修饰性质形容词

②在①的前提下表达程度义

以上标准看上去过于简略，但已经足够支持本研究对于程度副词的讨论。其中，“表达程度义”看似简单，但究竟什么是“程度义”，不同的程度副词又各自表达了怎样“程度义”，将是本研究后几章的研究重点。

本研究中的语料主要来自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以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同时，考虑到程度副词使用频率较高，用法相对灵活多变，且在口语中极为常用，本研究中采用了大量网络语料，其中既包括BBC语料库中的“微博”部分，也包括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搜索得到的语料。此外，亦有部分例句为作者自拟。

## 2. 亲历性——论“真”与“好”

### 2.1 程度副词“真”

“真”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的程度副词之一，通常用于感叹句中。现在一般认为“真”有“真1”和“真2”，“真1”是形容词，表示“真实”；“真2”是副词，表示“实在，的确”（吕叔湘，1999）。其中“真2”是否属于程度副词一直有争议。此外，还有学者划分出了3个（厉霁隽2003）甚至4个“真”（方清明2012），足以见得“真”的复杂性。

部分学者将“真”看作程度副词（如朱德熙1982，张珩2005），更多学者将其划出了程度副词（如陆俭明马真1988，周小兵1995，张谊生2000，陈颖2008，时卫国2009，季薇2011等），也有部分学者回避了探讨其词性，但在辨析时将其和程度副词放在一起讨论（如来思平1999，杨玉玲2012）

不管“真”是不是程度副词，“真”经常修饰形容词及部分动词短语用于感叹句的语言事实都是不会变的。对“真”词性的讨论本质上来说是对其意义的讨论，即——“真”到底是否表达的程度义？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回答。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真”是程度副词，那么它表达了怎样的程度义？与其他程度副词，例如“很”“好”等，有怎样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即使将“真”归为程度副词的研究，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本节将首先从句法层面讨论“真”的词性，然后借用“亲历性”概念，试图回答关于“真”的程度性问题。

#### 2.1.1 “真”的句法性质与词类确认

认为“真”不属于程度副词的学者，对于“真”的归属也有不同的意见，如张谊生（2000）将“真”划归语气副词（评注性副词）；陈颖（2008）认为“真”是“传信副词”。陈颖（2008）提出“‘真’这样的副词在话语中表示的并不是程度上的深，而是说话人对自

己所说话的一种确认……‘真’在话语中确实表达了一种‘深’的意味,但这种‘深’并不是指所修饰对象的程度深,而是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确信程度的深,是一种语气上的加深”,不难看出,这里所谓“修饰对象的程度深”是指客观程度。

我们大致同意这一观察,但需要指出,一方面,是否表示“修饰对象的程度深”只靠语义分析是很难确定的;另一方面,不表示“客观程度上的深”是否就意味着“真”不是程度副词呢?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区分表示确信的“真”与表示程度的“真”(如方清明2012,王芸华2020),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下面通过比较“真”与其他传信副词与程度副词在句法分布上的异同来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比起分析“真”所表达的意义到底是否含有“客观程度”,更重要的是从句法分布上确认“真”的性质。而仔细观察“真”的句法分布,会发现,“真”在分布上更接近程度副词而非语气副词或传信副词。

首先,语气副词和传信副词在句中的位置相对灵活,而“真”在句中的位置则是固定的,只能出现于“真”所修饰的词或短语之前,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 |              |                |
|--------------|----------------|
| (1a) 这张桌子确实大 | (1b) 确实, 这张桌子大 |
| (2a) 这张桌子是大  | (2b) 是, 这张桌子大  |
| (3a) 这张桌子真大  | (3b) *真, 这张桌子大 |
| (4a) 这张桌子很大  | (4b) *很, 这张桌子大 |

不难看出,虽然表义会有一些区别,但作为传信副词的“确实”和“是”在句首和句中都可以使用,而“真”却无法用于句首,这和程度副词“很”的表现是一致的。单音节的“是”可以位于句首也说明了这并非受韵律影响。

其次,“真”不能用在状态形容词前,而语气副词或传信副词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例如:

- |               |                  |
|---------------|------------------|
| (5a) 她打扮得确实漂亮 | (5b) 她打扮得确实漂漂亮亮的 |
|---------------|------------------|

(6a) 她打扮得是漂亮

(6b) 她打扮的是漂漂亮亮的

(7a) 她打扮得真漂亮

(7b) \*她打扮得真漂漂亮亮的

(8a) 她打扮得很漂亮

(8b) \*她打扮得很漂漂亮亮的

一般认为，状态形容词，如“雪白”、“漂漂亮亮”、“绿油油”等，由于自身具有一定的量幅，因而不能再受程度副词修饰，如不能说“很绿油油”，这也是过往研究中界定程度副词的重要依据之一。对比上例，“确实”和“是”都可以用在状态形容词之前表示确信，而“真”则不能修饰状态形容词。如果“真”仅仅代表确信，则无法说明其为何不能用在状态形容词前。

除此之外，传信副词还可以用在程度副词之前，修饰“程度副词+形容词”整个短语，而“真”则不能再修饰其他程度副词，试看：

(9) 江南的风景确实非常美

(10) 江南的风景是非常美

(11) \*江南的风景真非常美

(12) \*江南的风景很非常美

当然，“真”不止可以用于形容词之前，上例中，“真”还可以用于“打扮”之前，此时的“真”与“确实”、“是”一致，都表示确信，试看：

(13) 她确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4) 她是打扮得是漂漂亮亮的

(15) 她真打扮得漂亮漂亮亮的

我们可以用“真X还是假X?”的提问来鉴定句中的“真”是在表确信还是程度。例如：

(16) 他今天真没来上课!

→真没来还是假没来?

(17) 你写的字真好看!

→??真好看还是假好看?

可以发现，当“真”修饰形容词用于感叹语境中时，提问“真X还是假X”不自然，我们认为这正是因为此时的“真”表示“真实”的确认功能已经逐渐隐去，转而表示对程度的强调。

当然，“真”与最典型的程度副词也有一些区别，如它与形容词结合后的短语基本不能做定语修饰名词：

(18) 很大的桌子

(19) \*真大的桌子

不过我们也在语料中发现了少量“真+形容词”做定语的例子，例如：

(20) (20) 冯自觉不好意思，故仰天笑道：“真好的月亮啊！”

(21) 一个人说：“真多的狗呀。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狗。”

(22) 年轻流氓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三明治，他的同伴则带着喜悦和仁慈的眼光在一边看着他。真好的胃口！

此外，有时候我们也确实难以区分句子里的“真”是表确信还是表程度，例如：

(23) 我真佩服他！

(24) 小李这个人真不错！

王芸华（2020）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补出语境的手段来对“真”的语义进行认定，但口语中“真”经常用于如上例这样简单的感叹，并没有足够的语境帮助我们判断。需要承认，此时的“真”确实可以做出两种意义的理解，这也说明了表达“确信”和表达“程度”的“真”之间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界线。张谊生（2000）曾指出，程度副词是副词中虚化程度较高的一类，方清明（2012）也指出表示程度的“真”是由表示确认的“真”虚化而来，我们认为，“真”还在虚化为程度副词的过程中，“真”在句法分布以及后文所要谈到的句式分布上的种种特殊性也是其仍在虚化过程中的体现。

## 2.1.2 “真”的语义特征

上一节确认了“真”的程度副词身份，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对程度副词的确认除了句法分布的确认之外，还需要具有程度义，那么，“真”具有怎样的“程度义”？认为“真”不是程度副词的研究自然认为“真”没有程度义，或者说，认为“真”不具有程度义正是这些先行研究判断“真”不是程度副词的重要论据之一（如张谊生2000，陈颖2008）。然而，即使认为“真”是程度副词的研究，对于“真”具体表达了怎样的“程度义”，也普遍缺乏说明。例如，方清明（2012）认为程度副词“真”的程度义是由其做语气副词时的“确认义”虚化而来，程度副词“真”既有“确认义”，又有“程度义”，但对于此处“程度义”具体体现怎样的程度，则语焉不详；王芸华（2020）引入“寄生范畴”的概念对“真”的语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程度副词“真”在程度义上寄生了“现实性”、“亲历性”、“惊诧性”等多个范畴，王芸华认为“亲历以现实为前提，寄居于程度是对‘量’的评价加以‘质’的信源保障”，但对于“真”的程度义表达的“量”是怎样的量，同样没有做出说明，此外，如果认为表达程度的程度副词“真”是由表达确信的语气副词“真”发展而来，那么认为“真”的程度性会先于其现实性和惊诧性存在也略显不合逻辑。

也有少数先行研究对“真”的程度义有相对明确的表述，如《现代汉语虚词例释》认为“真”“表示事物性质状况的程度很深”，刘炳新（2018）认为“真”在“很”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一个层次。简单来说，这类研究一般认为“真”具有的程度量大于“很”。

### 2.1.2.1 “真”的亲历性

我们认为，程度副词“真”的核心语义在于“亲历性”，即说话人“亲身经历或直接感知而获得的信息”（王芸华2020），“真”所具有的“程度义”本质上就是其“亲历性”与“确认义”的结合。说话人通过使用“真”强调事物或性状是自己的亲身感受，进而强调自己的判断的可信程度高。

“亲历性”使得“真”在句中一般有以下表现：

首先，“真”通常用于表达说话人的直观感受和体验，且多用于感叹句，例如：

- (25) 真香!
- (26) 你的汉语说得真好!
- (27) 花园里的花开得真鲜艳啊
- (28) 大阪今天真热!
- (29) 和小李相处真舒服

以上几句，都是说话人对通过自己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混合感觉得到的体验的直接表述。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说话人自身的直接感觉，则一般不能用“真”。例如，“真”不能用于表示间接报道的句子中，其中包括用在“听说……”“据说……”等表示传闻的词后以及用于间接引述他人的话：

- (30a) 你的孩子真乖
- (30b) \*听说你的孩子真乖
- (31a) 王老师的课上得真好
- (31b) \*据说王老师的课上得真好
- (32a) 她对我说：“你新买的包真好看！”
- (32b) \*她对我说我新买的包真好看!

除此之外，一般来说程度副词“真”也不用于非现实句中，其中包括假设句、条件句、未来句、意愿句等等，例如：

- (33) ?如果这个产品设计得真复杂，让用户看不懂，它一定是个失败的产品
- (34) ?只要你真喜欢他，就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
- (35)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变得真好
- (36) ?明天来的客人真多，我们可能忙不过来

不用于非现实句意味着“真”具有“现实性”，这也很好理解，一般来说，亲历的事件或状态都是现实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绝对。王芸华（2020）

提出“真”的“现实性”寄生于其“程度义”，同时“亲历性”又寄生于“现实性”。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我们发现一部分假设句中可以用“真”，例如：

(37) 晓星她人不舒服，还轻微发烧。我要留她下来休息她不肯，所以找才逼不得已劳动你大驾，若是耽误到你这大忙人的宝贵时间，那可真抱歉

(38) 我在想，这样的建筑如果能在顶楼向下拍张照片那真过瘾

假设句中的“真”一般用于后半句中，多用“那真”“可真”等形式。这类句子说话人叙述假设条件为真时自己的感受，虽然是假设语境，但仍强调“真”所修饰的情状是说话人的亲身感受。

此外，对于例(33)到例(36)的句子，我们向10名汉语母语者征询了可接受度，有5名受访者认为例(36)可以接受，其中有两名受访者认为4句均可接受。这说明“真”在非现实句当中并非完全没有接受度。这一现象其实也很好理解，虽然将“真”理解为表“程度”时例(33)到例(36)不自然，但如果将“真”理解为表示确认，那这几个句子的可接受度都会大大提高，只是此时的“真+AP/VP”并不表示说话人的亲身经历，而仅表示对可能发生的事实的确认。例(36)则尤其特殊，受访者认为，如果说话人通过某种方式确信第二天的客人多（如看到了来客名单），则可以将未来发生的事当成自己已经经历过一样，说出“明天来的客人真多”。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说明的，表示“确认”的“真”与表示“程度”的“真”之间事实上没有明确的界线，结合上面几例不难看出，“真”是否能够理解为表示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为说话人自身经历，亦即是否具有“亲历性”。换句话说，“真”所具有的“程度”，或者说能否理解为“程度义”，正是由“真”是否具有亲历性决定的。

杨玉玲（2012）曾在讨论“真”字感叹句时举出下例并认为是病句，原因是其认为“真”不能用于虚拟感叹句：

(37) 如果是这样，真好！

结合本节的讨论可以知道，这一判定并不准确。“真”同样可以用于虚拟的语境中，上

例中如果说话人确信“是这样”的情况将发生，自己用仿佛已经经历过的语气表达“真好”的感叹同样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此句是否为病句依然要看说话人原本要表达的意思。

### 2.1.2.2 “真”的程度义

在具体讨论“真”的程度义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程度副词的“程度义”，具体来说是在讨论什么？

先行研究中围绕程度副词的讨论往往是围绕分类来进行的，如相对与绝对的区分、不同程度量级的区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等等。这些都被视为是不同程度副词“程度义”的一部分，而不同的分类基准，本质来说是在区分不同程度副词以怎样的形式表达了不同的程度。例如，认为“更”属于“相对程度副词”“客观程度副词”“较高级”（张谊生2000），实际就是在说“更”以“比较”“客观”“较高的量”的形式表达了程度。因此，对程度副词“程度义”或者说“程度”的讨论，本质来说是对其“如何表达程度”的讨论。

上一节指出了“真”所表达的“程度义”是由“真”是否具有亲历性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历性”就是“真”具有的“程度义”的全部。方清明（2012）认为程度副词“真”“既有确认义，又有程度义，但是确认义是背景，程度义是前景”。我们认为，“程度义”与“确认义”并非前景与背景的关系。“真”所具有的“程度义”事实上就是由其“确认义”与“亲历性”综合而成：说话人通过“真”强调事态或性状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听话人表达这一事态或性状的确程度高、或者说是可信性高，而这种“确定程度高”，就是“真”所具有的“程度义”。换句话说，“真”并不表达某个明确、客观的程度，而是表达说话人主观认定的程度。这里说不表达明确的程度，主要是指程度量，即“真”与“很”“非常”等词在程度量方面无法做出比较，也不存在高低之分。

“真”不表达明确的程度量在句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重复可以表示量的加深，但“真+形容词”一般却不能够通过重复的方式表示程度加深：

(38) 那双鞋子很好看很好看

(39) \*那双鞋子真好看真好看

在语料库中也可以找到“真+形容词”重复的例子，但一般都是语音上的重复而非表示程度加深，例如：

(40) 好一个杜甫！千古穿梭，仰天观月！真棒真棒真好真好太有气质了！

需要注意，无法通过重复表示量加深的程度副词并不止“真”一个，如“挺”“怪”等也都不能重复。不同的程度副词不能重复的原因不一定相同，“挺”“怪”等不能重复的原因将在后文中具体分析。

我们在上一节论证了“真”是否是程度副词，实际上，鉴于“真”在句法分布上的特殊性，“真”即便是程度副词，也只能算作是非典型的程度副词。那么，讨论“真”是不是程度副词意义何在？我们认为，实际上如何分类本身是次要的，但承认了如“真”这样“并不是指所修饰对象的程度深，而是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确信程度的深”的词也是程度副词，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汉语中程度副词间的区别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量级的区别；说话人的视角、情感、认识等等主观性要素也是鉴别各程度副词性质时的重要指标。“真”表达“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的确信程度深”，与说话人的认识相关，正体现了程度副词主观性。我们对“真”的分类，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确认“真”句法分布与语义特征的一环。

## 2.2 程度副词“好”

“好”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的程度副词之一，与“真”相似，“好”通常也用于感叹句中。先行研究中对于“好”的主观性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如张谊生（2006）认为“好”是“主观增量标记”，姜其文（2015）则从语用角度进一步指出“好”是一种主观情态标记，“从主观上来说量已经增加了，而在客观上没有发生变化”，其基础语义是“主观上超出一定标准”。对程度副词“好”的研究很多涉及其与“很”的对比，虽然对于“好”具体表达的量级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近来的研究多数都注意到了“好”与“很”最重要的区别是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如危艳丽2013，杨颖姣2016）。

关于“好”所具有的主观性的整体性分析可以参看姜其文（2015），我们不再做详细论证。然而，具有主观性的程度副词并非只有“好”一个，但“好”与其他具有主观性的程度副词，尤其是同样常用于感叹句的“真”，之间的区别，却很少有先行研究提及。我们知道“今天很冷”和“今天好冷”的区别在于“好”反映了说话人的主观认知，那么“今天好冷”和“今天真冷”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从主客观的角度区分“好”与其他程度副词的先行研究不在少数，但在“主观程度副词”内部进行，比较“真”与“好”的研究我们仅找到两篇，其中谭飞（2008）认为“好”的主观色彩浓而“真”则具有一定的客观色彩，这与我们观察到的语言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杨玉玲（2012）探讨了“好”“真”“可”“多”用于感叹句时的异同，认为“好”和“真”的感叹句都属于“现实感叹句”，且也都是“评价式感叹句”，即“只是单纯对某一对象在某方面程度之高直接作出评价并发出感慨”，虽然文中指出了部分“好”与“真”在句法分布上的差异，但对于两者用于感叹句时是否有差异，却并未做出说明。

本节将主要探讨“好”与“真”之间的异同，从句法分布和语义两方面描写并分析两者间的差异。

### 2.2.1 “好”的句法分布

“好”是一个典型的程度副词，一般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心理动词、述宾、述补、介词、兼语短语等等。此处不一一举例。本节主要探讨“好”与“真”在句法分布上的异同。

“好”与“真”修饰形容词与动词短语后均可以做谓语和补语，一般表示感叹，后面可以加“啊”“呀”“哦”等语气词：

(41) 桂林的山水好美！

(42) 桂林的山水真美！

(43) 这出戏他演得好投入！

(44) 这出戏他演得真投入！

(45) 你的水平好高啊！

(46) 你的水平真高啊！

此外，“好+AP/VP”与“真+AP/VP”均可以独立成句，表示感叹，例如：

(47) 好冷！

(48) 真冷！

此外，一般认为“好+AP/VP”和“真+AP/VP”在句中均难以充当状语（杨颖姣2016），例如：

(49) \*他好认真地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50) \*他真认真地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51) \*我们都好诚挚地期待各位的再次光临

(52) \*我们都真诚挚地期待各位的再此光临

“好”与“真”的主要区别在于，“好+AP/VP”可以在句中充当定语，而“真+AP/VP”

一般不能够做定语，例如：

(53) 不付钱就想来看电影，好大的胆子！

(54) \*不付钱就想来看电影，真大的胆子！

(55) 我还有好多的惊喜没有和你分享呢！

(56) \*我还有真多的惊喜没有和你分享呢！

当然，这一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也可以找到少量“真+AP/VP”做定语的例子，我们认为，“真”还处于虚化为程度副词的进程之中，未来“真+AP/VP”做定语的例子可能还会增加。

此外，“好+AP/VP”可以通过重复的方式来表达程度的加深，而“真+AP/VP”则不能通过重复来表示程度加深，如：

(57) 你看看这漫山遍野的梅花，好红好红好红啊！

(58) \*你看看这漫山遍野的梅花，真红真红真好啊！

(59) 这期模仿秀的嘉宾演得好像好像

(60) \*这期模仿秀的嘉宾演得真像真像

通过上述的比较，可以发现，“好”与“真”在句法分布上的相似程度很高，共性大于差异性。但语言形式不同，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总会有不同，“好”与“真”字感叹句虽然在语言形式上十分相似，但在语义和语用上还是有着一一些不同。下面我们从语义和语用角度对比二者的异同。

### 2.2.2 “好”与“真”

我们认为，“好”与“真”一样，具有“亲历性”的语义特征，这一特征也使得“好”一般来说用于现实句，表达说话人的直接感受，而很少用于非现实句中（丁海燕2013）。不过，与“真”类似，“好”也并非绝对不能用于非现实句，在假设句、未来句等句式中，说话人可以将未发生的事当成自己已经经历过一样，表达自己在该情况下的感受，例如：

(61) 如果你一直等我，我会好内疚的

虽然同样都具有亲历性，但“好”与“真”的区别在于：“真”的程度义来自于亲历性与确认义的结合，说话人说“真+AP/VP”是强调自己的判断的可信程度高，此处“强调判断的可信程度高”在语用中实际上是在“向听话人”强调，说话人说“真+AP/VP”时具有提醒听话人注意的交际意图；与之相对，“好+AP/VP”则单纯体现了亲历性，仅强调所描述的事物或性状是说话人亲自经历的感受，亦即自己的主观，说话人使用“好+AP/VP”时仅表达自己的感叹，并不带有提醒听话人注意的交际意图，甚至不需要听话人。

部分先行研究指出“好”“真”用于感叹句时都不关注听话人，“即使有听话人在场，说话人也只是感慨而无提醒之意”（杨玉玲2012），因此可以用于自言自语。我们认为这一观察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好+形容词”可以用于自言自语，而“真”用于自言自语则显得不自然，例如：

(62) (不小心撞到了桌角) 好疼!

(63) ? (不小心撞到了桌角) 真疼!

(64) (冬天走出家门) 好冷!

(65) ? (冬天走出家门) 真冷!

假设周围没有听话人，说话人一般会选用“好”而非“真”表达自己的直接感受。在上一节我们指出了“真”的程度义是由亲历性与确认义结合而来，说话人使用“真+形容词”时实际是在向听话人强调自己的感受可信程度高，正常情况下在单纯的自言自语环境中说话人无需再向自己强调自己感受的可信程度。与之相对，“好”仅强调说话人自身的感受，因而此时用“真”就远不如用“好”自然。

此外，柳菲菲（2018）观察到感叹情状指向说话人时多使用“好+AP/VP”，指向听话人时多使用“真+AP/VP”。具体来说，在表达说话人自身内在感受和心理，如“饿”“疼”“烦”等时，即使存在听话人，一般也更常用“好”而非“真”，并且使用“好”

与使用“真”时，有着不同的表达效果，试对比：

(66) 好饿啊 (67) 真饿啊

(68) 好疼啊 (69) 真疼啊

(70) 好烦啊 (71) 真烦啊

不管有没有听话人，说话人使用“好饿”“好疼”“好烦”等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表达自身的直接感受。从这个角度说，可以认为即使语境中存在听话人，但说话人说“好饿”“好疼”“好烦”时仍然类似于在“自言自语”。与之相对，使用“真”时，说话人往往意识到了听话人的存在，使用“真饿”“真疼”“真烦”时一般是提醒听话人注意到说话人自己所处的情况，带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上例中例(70)和例(71)的区别尤其明显，说“好烦啊”一般会理解为说话人自己内心烦闷郁结，但“烦”的原因并不明确。但说“真烦啊”一般则是说话人提醒听话人其在发言当下遇到的事物或情况使说话人感到厌烦，且厌烦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听话人。虽然两者都是说话人的抱怨，但抱怨的内容和对象则有很大的不同。

与之相对，在需要提醒听话人注意的语境中，使用“真”就比使用“很”自然，例如：

(72) (课堂上老师表扬学生) 答对了，你真棒！

(73) ? (课堂上老师表扬学生) 答对了，你好棒！

(74) (妈妈对孩子说) 宝宝真乖！

(75) ? (妈妈对孩子说) 宝宝好乖！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要表扬学生，通常都会使用“真棒”，而非“好棒”。这也是因为“真”具有提醒听话人注意的特点，而“好”则侧重抒发说话人自身的感受。课堂上的表扬行为通常带有引起学生兴趣、鼓励学生的目的，而非单纯地抒发教师的个人感想，因此用“真”就比用“好”更合适。

## 2.3 小结

本章我们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分析并对比了程度副词“真”与“好”。

对于“真”，我们首先从句法分布入手，确认了其程度副词的身份，但同时也承认了其属于非典型的程度副词，处于虚化为程度副词的进程当中，其句法分布可能在未来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在语义方面，我们认为“真”的“程度义”与典型的程度副词，如“很”“非常”等不同，其程度义来自“亲历性”与“确认义”的结合，本质上来说“真”并不具有明确的程度量，说话人通过“真”强调事态或性状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听话人表达这一事态或性状的确程度高。

对于程度副词“好”，本章主要探讨了其与“真”的异同。两者在句法分布上十分接近，共性大于差异性。在语义上，“好”同样具有亲历性的语义特征，其与“真”的不同在于，“真”是亲历性与确认义的结合，在交际中一般有提醒听话人注意的目的，而“好”则单纯强调说话人自身的感受。因此，说话人用“好”感叹时接近“自言自语”，并不在意是否存在听话人，而使用“真”时则往往带有某些交际意图。

### 3. 反预期——论“挺”、“怪”

#### 3.1 程度副词“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听到像这样的对话：

(1) A: 最近过得如何?

B: 挺好的。

(2) A: 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B: 挺好看的。

以上对话中的“挺”如果换成其他常见的程度副词，如“很”、“非常”、“太”等，或者会显得不自然，或者意思会发生较大的转变。比如，例(1)中，如果回答“很好”或“太好了”，一般意味着B确实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好事，听到这样的回答A也会追问“遇到什么好事了？”；而回答“挺好的”，则只是日常寒暄中对A的关心的一种回应，话题一般不会就“怎么好、有多好”进一步展开。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在口语中偏爱用“挺”来进行日常寒暄？

“挺”是现代汉语口语中比较常用的程度副词之一，但对于“挺”具体是什么意思，和“很”有什么区别，目前学界仍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见。

总体而言，认为“挺”与“很”在程度上相近或相同的观点占多，如《现代汉语词典》将“挺”直接解释为“很”，《现代汉语虚词例释》认为“挺”表示的程度与“很”差不多，马真（1991）、张桂宾（1997）等也持此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挺”的程度要低于“很”，如《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中对“挺”的解释为“表示程度相当高，但比‘很’的程度低”，《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也做了类似注释，解竹（2010）认为在程度方面，多数情况下“很”的程度高于“挺”，但其同时指出程度上的区别不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情感色彩方面，《现代汉语虚词例释》认为“挺”含有亲切、爱抚的的意味，多数学者认为“挺”不具有感情色彩（如马真1991，徐晶凝201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挺”

还有消极的含义（如森中野枝1999）

对“挺”含义的莫衷一是也给教学带来了一些困难，应该如何向学生解释“挺好”是有“多好”？“挺好”与“很好”之间，谁又“更好”？

小野秀树（2010）指出“挺”具有“直接言据性”，具体来说，“挺”是“说话人基于自己的实际体验或经历，主观地认定某种属性或性质达到了一定的高程度”。“直接言据性”其实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亲历性”，“亲历性”从主观性的角度区别了“挺”与“很”，但需要注意，并非只有“挺”具有这样的性质，“真”、“好”、“怪”、“太”等程度副词也都是说话人从自己的视角做出的评价，“直接言据性”可以说是表达说话人主观的程度副词的共同特征，仍不足以说明“挺”的特性。

徐晶凝（2015）总结出了“挺”在语篇中分布的四大类共十种语言行为，并从教学角度出发，提出教师应强调“挺”所包含的“低承诺主观性”特点。虽然“低承诺主观性”这一特点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依然不是很全面，如用于寒暄和直接否定对方的“挺”就较难以此说明，例如下面的句子中，说话人用“一个人过得挺好”来表达对于催婚的反对，语气强烈态度鲜明，难以用“低承诺”概括：

（3） 别催我结婚了！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对此，徐晶凝指出：“‘挺’在口语语篇中常常用于可被否定的言语行为中，与表达说话人低承诺态度的词语共现，它也‘沾染’了这种特性……这种语义韵使得‘挺’在寒暄和做断言的语境中，也同样表现出低承诺的特点”。从结果来看，这一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也同时说明了“挺”的核心意义并非“低承诺主观性”，寒暄或断言时使用“挺”而非其他程度副词是出于其他的动机。

李宇凤（2020）指出，“挺”有程度高量语义，是在预期否定的对比语境下肯定相关性状的礼貌客气的情态确认标记。这一说法在徐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预期的作用，但是将“挺”的语义单纯概括为“程度高量”似乎也与母语者的语感有一定出入，如果单纯以“程度量”来衡量，对母语者来说“挺”的程度高低往往并不明确。关于此，小野秀树

(2010)曾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老师在学会上先表示“挺”的程度绝不会太高，之后又在发表后又不自觉地用“挺好”对他的发表表示赞赏。可以看出，对于母语者来说，“低程度”和“高程度”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程度同时存在于“挺”之中。

无论将“挺”总结为“低承诺”又或者“礼貌客气”、“程度高量”，似乎总有一部分“挺”的用法无法被概括。尤其是在寒暄时，我们对“挺”的用法似乎尤其灵活，“挺”的意义也尤其模糊，那么，“挺”自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何种时候会选择用“挺”而不是“很”或者其他程度副词？本章将借用“反预期”概念，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 3.1.1 “挺”的反低预期功能

先行研究中，已经有学者认识到了“挺”的“反预期”功能（如徐晶凝2015，李宇凤2020），但往往都只把它看作是“挺”的功能之一，对其反预期的特点缺乏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认为，反预期才是“挺”的核心功能，而“挺”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于其在反预期视角与程度上的特点。

反预期信息从视角上可以分为三类，1)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2)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3)与社会常识的预期相反（吴福祥2014）。其中，“挺”可以表达前两类，这也使得它的意义看起来比较复杂。

对于程度副词而言，“反预期”在语义上也可以理解为超量（即超出预期量），提到超量我们很容易想到典型的表示超量的程度副词“太”，事实上也早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太”与反预期之间的联系（张谊生2006），但同为反预期，“挺”和“太”的表达功能显然是不同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们对事物程度的预期存在低量与高量的区别。例如，对一本书厚度的预期，可以是“很薄，就几页”，也可以是“应该不会很厚，大概X页”，还可以是“可能比较厚，最多X页”，我们发现，“挺”字句对应的是前两种情况下的反预期，而后一种情况的反预期则由“太”对应。我们将前两者称之为低预期，后一者称之为高预期，因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

概括“挺”的功能为“反低预期”，而“太”则与之对应是“反高预期”。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对比中看出两者的区别：

(4) A: 那家餐馆怎么样?B1: 还行吧, 挺好吃的

\*B2: 还行吧, 太好吃了

(5) A: 那家餐厅有点难吃啊。

\*B1: 那是有点难吃吗?那是挺难吃的。B2: 那是有点难吃吗?那是太难吃了

同样是超出预期，例(4)中，“还行吧”意味着差强人意，此时的预期是低预期，即“不会很好吃，一般般”，因此此处用“挺”最为自然。而在例(5)中，表面上看“挺难吃”似乎比“有点难吃”程度要深，用“挺”也说得通，但用反问句表示难吃程度不是“有点”，此处的预期则是高预期，亦即“最难吃的大概是这个程度”，因此用“挺”就很不自然，需要用“太”来表示超出这一高预期。

“反预期”在语言行为上常常表现为意外或者否定，而除这两者之外，“反低预期”有时也会表现为一种不低但也不是太高的评价，类似于“差强人意”，这是由于超出“低”并不意味着达到“高”，如果达到或超出了高预期我们会选择使用其他程度副词（如“太”），因此当我们使用“挺”时，我们所指的程度实际上往往是在一个不太高的范围之内，“总带有一些可以被否定的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何“挺”字句往往带有“低承诺主观性”的特点。下面结合例句来分析“挺”在不同类型反预期信息中的应用。

### 3.1.2 反预期的视角

不同的反预期信息类型都可以用“挺”字句表达，体现为不同的语言行为，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 3.1.2.1 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

一般情况下，偏离说话人预期的“挺”表现为意外，常常使用“（没想到、看不出）还

挺X”，等句式，例如：

(6) “看不出，你还挺仗义的。”老板嘉许地说。

(7) 邱爱华先是不肯说，后在主教练郎平的鼓励下，才简单地说：“作为年轻队员，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尽力去打就是了，我今天比赛还有许多不足。”郎平则在一旁诙谐地说：“还挺谦虚。”惹得一阵哄堂大笑。

(8) 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

上面三例均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外之情，例(6)中，“挺仗义”暗示说话人原本的预期是听话人“不(怎么)仗义”，用“挺”表达了说话人意外的态度，“看不出”加强了意外的含义，但即使将括号中的内容略去，仅说“你还挺仗义的”，意外的含义依然存在。

例(7)中邱爱华在比赛中表现优异受访时却十分低调，郎平说“还挺谦虚”并非在赞扬邱爱华的谦逊品质，而是表达“你发挥这么好(本以为你不会谦虚)没想到却挺谦虚”的调侃，达到了诙谐的效果，因而惹得哄堂大笑。同样地，例(8)中，李书记发现陈景润的房间破旧，坐到床上感叹“还挺干净”也并非单纯赞叹床铺整洁，而是表达“其他地方破旧，(本以为床上也一样)没想到床上挺干净”的意外之情。

副词“还”有时也可以用来表示意外，那么，是不是“还”而非“挺”表达了意外呢？对比“还很X”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检索语料库可以发现“还很X”中的“还”一般表达状态持续或递进等意思，如：

(9) 其中一家人早已“挂了彩”，这回只是“锦上添花”；另一家的男女主人看上去还没出过门，脸上还很干净，但迎客之后，无不变了“脸色”。

(10) 今天在宿舍这边吃饭，那饭少就不说了，还很硬！

表达意外的“还很X”数量很少，且往往需要和其他表达意外的词组合，例如：

(11) 去沙县吃粉，一对老夫妻经营的，速度自然是慢到不行，等了老半天给端来白白花花的一碗粉，我们为啥什么都不给放，没想到那老头还很凶悍，然后丢了几片榨菜给我。

即使是例（11）这样的句子，也可以理解为“没想到那老头除了慢，还很凶悍”。与之相对，“还挺X”单说就可以理解为表达意外，例如例（7）（8）。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挺”可以表示偏离说话人的预期，一般表示意外。“不是挺X的（吗）”有时可以也表示偏离说话人预期，同样表示意外，例如：

（12） 武则天：形是什么？画师：母与子。武则天：神是什么？画师：连心，是皇后对公主的爱意！武则天：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可你看看你们画的，神似谈不上，形都不似呀！

不过，“不是挺X的（吗）”更多地用来表示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见后述。

偏离说话人的预期还可能表现为对听话人赞同，这种用法常使用“是挺X的”句式，如：

（13） 老头儿忽然想起了那只青铜的公牛。他把牛放在年轻父亲的腿上。“你看，这家伙多精神。”年轻的父亲点点头。“是挺壮的。”

### 3.1.2.2 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

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挺”多表示对听话人言行的否定，有时也可以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建议。例如：

（14） 一个说：那个拾破烂的帮我开的，他拿身份证在门缝里塞，塞着塞着就开了！

一个说：拾破烂的能开门？他可是常到咱这院子来的，这得防着啊！一个说：

人挺老实的。一个说：老实能会用身份证开门？！

（15） 奶奶叨唠说：“西宾，谁让你把它给取下来的？谁说我打算修它来着？都是你多事儿！甭修！就那么挂着挺好！”

（16）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的脸色说：“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例（14）中一个人表明要防着卖破烂的，另一个人认为“得防着”的预期是“卖破烂的

不老实”，因此他用“挺老实的”直接否定了这一预期。言外之意是他认为不需要防着卖破烂的。例（15）中奶奶认为计时器不需要修，从西宾将计时器取下来的行为中她推测西宾预期“计时器不好”因此将计时器摘了下来，于是奶奶用“挂着挺好”来否定这一预期。

例（16）中，“她”说“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言下之意是她认为我没有看过这些书，对这些书的预期或者是因为一般或不好看而没看，或者是根本不知道，“她”用“挺好看的”否定这一预期，言外之意是建议“我”看看这几本书。

反问格式“不是挺X的吗”也常常用来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情况，反问实质上是强烈的肯定，所表达的对听话人的否定或建议时语气也更为强烈，有时还可以表达批评与抱怨，例如：

（17）王品成咳嗽着。“这个郭茂助也真是，条件相当就成了敌人。”卢清华轻捶着王品成的背，“你们在学校里不是挺要好的吗？”

（18）我一个人唱勇气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加上孙杰哥，还加那么多眼神动作，很尴尬的好不！

例（17）中卢清华通过“不是挺要好吗”否定王品成关于他的郭茂助“关系不好”的预期，提醒王品成他和郭茂助的关系并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差。例（18）中“我”认

为听话人预期是“我一个人唱不好”，于是安排了孙杰哥和“我”一起唱。“我”用“不

是挺好的吗！”语气强烈地否定这一预期，表达了说话人抱怨。

上面的例子中，把“挺”替换为“很”，从语法上来说也都成立，语义上的差异也不明显，例如（14）也可以改为：

（14a）……一个说：拾破烂的能开门？他可是常到咱这院子来的，这得防着啊！一个说：人很老实的。一个说：老实能会用身份证开门？……

不管用“很老实”还是“挺老实”，都是对前一个人“得防着啊”观点的否定，两者的不同在于，用“很老实”是说话人举出他眼中相对客观的事实，通过对比来对前面的观点进

行否定；而用“挺”则传达出说话人对听话人“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主观态度，直接地否定了听话人。

### 3.1.3 寒暄语中的反预期

在上面的例子中，因为有一定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判断出“挺”字句属于哪一种反预期信息。而在实际交际中，并不一定总存在足够的上下文帮助我们判断，这在缺乏明确语境的日常寒暄之中尤为明显，而我们有时恰恰是利用了“挺”的这种性质，来用“挺”字句达到各种交际目的，“挺”字句有时听起来可以是敷衍，也可以是夸赞，还可以是否定或拒绝。这种特性是“很”不具备的，这也是我们在寒暄时倾向于用“挺”的原因。例如下面的对话：

(19) A: 最近怎么样？

B: 挺忙的

(20) A: 我穿这身衣服怎么样？

B: 挺好看的。

(21) 家里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挺忙的”、“挺好的”、“挺好看的”等，都是我们日常寒暄中非常常用的套话，如何理解其中的“挺”？用“低承诺主观性”可以解释其中一部分的用法，我们说“挺忙”、“挺好”、“挺好看”有时带有一定的敷衍色彩，说话时我们并不一定真的很忙、很好、或者觉得很好看。但在我们真的觉得忙、觉得好看、觉得好时，我们也依然会选择使用“挺”，如例(21)常被用来劝慰家人，不希望家人为自己担心，这种情况下用“挺”来“敷衍”就很不自然。

在缺乏上下文的情况下，“挺忙的”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理解为说话人本来预期自己“不会很忙”，但现实却否定了这一预期，因而说“挺忙的”，此时“挺忙”仅仅是说话人对自己状况的判断，超过“不很忙”的程度是模糊的，依然有余地被理解为“没那么忙”，

因而听起来有敷衍之意。另一方面，“挺忙的”也可以理解为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不知道自己近况，因此预期说话人的状态为“不忙”，而自己用“挺忙”来否定这一预期，则可以传达出“所以我没有时间，你不要打扰我”的言外之意。

“挺好的”也可以做类似分析。在“挺好的”表达超出说话人自己的预期时，用“挺好”带有一定的敷衍色彩；但同时，“挺好的”也可以表达超出听话人的预期，即“比你以为的要好”，此时用“挺好的”显然就不能理解为“没那么好”，而是意在表达“所以你不用担心”。

上面两种情况在寒暄中都有可能出现。但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在交际开场，没有上下文判断如何理解“挺”，此时“挺”表义模糊的性质，而我们恰恰利用了这种模糊，请看下面一段微信聊天记录：

- (22) A: 你最近怎么样?  
B: 还行, 挺忙的。国内情况如何?  
A: 国内没事, 家里人都挺好的。  
A: 上次给你寄的口罩收到了吗?  
.....

这段寒暄发生在聊天的开头，一般认为，寒暄主要传递的是情感信息而非知识信息（唐宁2009）。例（22）中，“最近怎么样”“国内情况如何”属于询问对方情况的

寒暄，张犁（1993）指出，这类寒暄中“说话人好像是在交换信息，而实际上说和听的人都没什么预设的意图，内容的选择较随意。可以接着对方的话茬说下去，也可以不理睬或转换话题”。当我们不准备就寒暄内容进一步展开讨论时，往往会选择用“挺”，这也是由于此时“挺”表义模糊，在回答对方问题的同时不提供“具体有多忙/好”的知识信息，方便说话人迅速转换到下一个话题。

在实际交际中，听话人如何理解“挺”，或者说，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如何理解“挺”，取决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与具体的语境，在和同事闲谈中说“挺好的”可能只是敷衍

衍，在和家人的电话中说“挺好的”则是劝慰。

由于“挺”的意义是动态的，因此有些时候也会引发误解，如下面的例子：

(23) 齐堆又坐来说， “你妈叫我给你捎个信，说她身子骨挺好，叫你不要惦记她。” “我妈的身体是挺好吗，齐堆?” “是很好，临来还跟我说了老半天话呢!”

上例中齐堆转述母亲的话说“她身子骨挺好”，本意是说母亲的身体比儿子预期的要好，希望儿子不要担心，但儿子则做了不同的理解，认为说“挺好”意味着仍有“没那么好”的可能，因此追问齐堆母亲的身体状况是否仅仅是“挺好”，齐堆意识到了说话人意图与听话人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因此又用“是很好”来进一步补充说明。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到底对“挺”做哪种理解强烈地依赖于语境。因此脱离了语境孤立地讨论“挺”到底表达了何种程度往往是没有意义的。而当语境不足以让人做出合理的判断时，用“挺”就会显得不自然，如下面的例子：

(24) ?我有一个挺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如果这是说话人对听话人见面说的头一句话，前一句听起来就会很不自然。这是因为“要告诉你”提示听话人“好消息”是对自己而言的，而说话人在毫无语境的情况下直接判断这条消息超出了听话人的低预期则显得很不合理。

而下例中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是对于自己来说超出了低预期的“好消息”，说“挺好的消息”就没有问题：

(25) 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挺好的消息，可我还是高兴不起来。

此外，如果有足够的语境，比如说话人知道听话人连续收到了几条坏消息，心情欠佳。那么此时用“我有一个挺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也会自然许多。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抓住“挺”字“反低预期”的特点，主要从“反说话人预期”和“反听话人预期”两个角度举出典型的例子，引导学生认识到在不同语境下“挺”字可以对应不同的反预期类型。但对寒暄语中“挺”的多义性不宜深挖，选择一个侧面讲即可。

### 3.1.4 “挺”的句法分布与语义功能

总的来说“挺”的句法并不复杂，“挺”与“很”的句法分布大体上是一致的，都可以做状语，修饰形容词、部分动词、还可以修饰部分述宾、述补、兼语结构。“很”还可以做补语，而“挺”只能做状语。这里不详细举例。

此外，我们也在搜集例句中发现了一些先行研究还未提及的“挺”与“很”不同的特征，而“挺”的“反低预期”特点也可以在它的这些句法分布上得到印证。

#### 3.1.4.1 “挺”字句的否定与疑问

已有的先行研究指出，在用于否定时，“很”可以说“不很…”也可以说“不是很…”；与此相对的，“挺”不能说“不挺…”，只能说“不是挺…”，即：

(26) 他的胃口不很好他的胃口不是很好

\*他的胃口不挺好他的胃口不是挺好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与“不是很X”的句子不同，“不是挺X”句往往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反问句。“他的胃口不是很好”接近“他的胃口不好”，而“他的胃口不是挺好”则往往被识解为“他的胃口挺好”。在BBC语料库中检索“不是挺a”，得到的125条结果中，除去“要不是挺……”、“是不是挺……”等其他句式后，有116条中有115条均为反问句。例如：

(27)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

此句即使将前半句隐去，将句尾的问号改为句号，仅说“你一开出租车的在国内混不是挺好”也仍宜理解为反问。我们还可以做如下扩展，并与“很”对比：

(28) 现在美国那么乱，你一开出租车的在美国混不是很好，太危险了。

现在美国那么乱，你一开出租车的在美国混不是很好?到处都是商机啊。

?现在美国那么乱，你一开出租车的在美国混不是挺好，太危险了。

现在美国那么乱，你一开出租车的在美国混不是挺好?到处都是商机啊。可以发现，即使语境可以容纳否定与反问两种情况，用“挺”时仍然宜识解为反问语气而很难识解为否定，可以说“挺”极难用于否定。

此外，与先行研究的结论不同，我们在语料库中发现了大量“不挺X”句式，但它们也基本都是反问句，如：

(29) 宋解放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是在酒厂看了三十多年大门。牛爱国吃了一惊：“看大门不挺好?整天坐着，清静。”

可见，“不挺X”与“不是挺X”都可以说，但它们一般都不是用来表示否定。

不仅是否定句，“挺”在疑问句中也很少出现，在语料库中检索“挺a吗”，得到的89条结果中有80条实际上都是“不是挺…吗”这样的反问句。例如：

(30) 你要是非养小鸟小兔不可啊，就娶个也爱小鸟小兔的姑娘。你出去创练创练，教她在家里给你看着小动物们，不是挺好吗？

“挺”字句在肯定、否定、疑问语气中这种极端不均衡的分布可以从它“反预期”的功能中找到解释：使用“挺”的前提在于存在一个预期，如说话人说“他的歌挺好听的”，说话人说这句话的前提在于他认为自己或听话人存在“他唱歌不好听”或者“他唱歌水平一般”的预期，一般情况下，说话人不会去否定存在这一前提或者去质疑是否存在这一前提。如果预期不存在，那么说话人从一开始就不会用“挺”，因此我们看到“不是挺X”，或者“不是挺X吗”时，自然倾向于将他理解成表示肯定的反问句。

### 3.1.4.2 “挺”字句的重复

一些程度副词可以通过重复的方式来表达程度加深，例如：

(31) 我有很多的梦想

我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梦想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梦想

(33) 我有太多的梦想

我有太多太多的梦想

我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梦想

我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梦想

重复次数越多表示程度越深，并且这种重复通常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句子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影响。然而，“挺”的可重复度却非常有限：

(34) 我有挺多的梦想

?我有挺多挺多的梦想

?我有挺多挺多挺多的梦想

\*我有挺多挺多挺多挺多……的梦想

如果说只重复一次的“挺多挺多”尚有一些可接受度，那么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挺X挺X挺X…”这个格式的可接受度会迅速降低。从我们在语料库中实际找到的例句来看，即便是只重复一次的“挺X挺X”，也往往只表示语音上的重复而非程度的加深，多为“挺好挺好”，例如：

(35) “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说。”“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

(36) 今天很开心，工作的事有点眉目了，挺好挺好！如果去成了我也有好工作了！

这也可以从“反低预期”的角度进行解释：对高预期的超出是可以没有上限的，而对低预期的超出则是有一定上限的，因为“低预期”到“高预期”之间的区间本身是有限的，虽然这个限度是主观而模糊的，但无限地超出低预期势必导致超出高预期，这时说话人往往会使用“太”而非“挺”，因此无限重复的“挺X挺X挺X…”往往不符合母语者的语感。

### 3.1.4.3 “还挺”句式

“挺”与“还”的搭配也可以体现“挺”字句反预期的特点。

“还”是汉语中意义较多的一个副词，它可以表示状况或动作的持续，可以表示递进关系，也可以表示超出预料。在“还很”与“还挺”中，“还”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语义，例如：

(37) 还很年轻

还挺年轻的

(38) 还很有力气

还挺有力气的

“还很年轻”中的“还”容易理解为状态持续义，即“仍然很年轻”，比如可以说“你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奋斗”；与之相对的，“还挺年轻”中的“还”容易作超出预料义理解，比如“看不出来你还挺年轻的”。类似地，“还很有力气”容易理解为递进义，例如“他长得很高，还很有力气”，而“还挺有力气”依然最容易被理解为超

出预料，如“他还挺有力气的，居然是个大力士”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语境，“还很”与“还挺”也可以有与上面不同的理解，但如果不设置复杂的语境，“你还很年轻”和“你还挺年轻的”，意义和使用场景显然是不同的。

“还”本身也有反预期的功能（见唐敏2009），但并非所有程度副词与“还”搭配都能激活这一功能。我们认为，“还挺”中的“还”之所以容易做意外义理解，正是因为“挺”本身就具有反预期功能，因而也更容易激活“还”的意外义。

### 3.1.5 再论“挺”与“很”

回到本节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挺”与“很”有哪些异同？具体来说，与“很”相比，“挺”的程度是低是高，此外，“挺”有没有感情色彩？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明确了“挺”具有“反低预期”的特点，反映了说话人的主观，这是它与“很”最重要的区别，这也意味着“挺”与“很”在程度上的区别，不管有没有，都不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当然，在实际语用中，听话人有时确实会关心“挺”所代表的程

度到底是高还是低，例如例（23）。

“挺”所代表的程度是模糊的，一些学者认为它整体低于“很”（如森中野枝1999，徐晶凝2015），也有学者认为“挺”代表的区间更广一些，如小野秀树（2010）认为“挺X”表示的范围介于“不X”和“非常X”之间。

我们认为，在实际理解“挺”字句时，不同的反预期类型中“挺X”的程度有不同的倾向：在表达反说话人预期的情况时，“挺”表示的程度偏低，在表达反听话人预期的情况时，“挺”表达的程度则偏高。这种倾向也很好理解：与说话人预期相反的情况中，说话人自身对于要评价的性质或属性的预期本身就是比较低的，而超出这一低程度并不意味着一定达到了高程度，因而此时“挺X”常常显得程度不够高，或者说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程度；而在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情况中，说话人用“挺”是为了表达对听话人低预期的否定，否定行为本身就有强调的意味在里面，因而此时“挺X”的程度

就显得较高。在寒暄语中，由于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对“挺X”的理解就显得可高可低，非常灵活。一些学者认为“挺”的程度比“很”低，可能是由于在实际交际中，我们用“挺”多数时候是表达反说话人预期的情况，用于否定听话人预期的情况相对较少。

不过，需要强调，上述倾向只是结合不同语境的产物，本质上来说“挺”所体现的程度是模糊的，并不绝对。在合适的语境中，反说话人预期的“挺X”同样可以表达高程度，例如：

（38）其实今天心情非常不好，走在大街上，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挺不容易的，出来那么久，经历那么多，感觉好累。

上例中，用“真的”表示强调，结合前后文中“非常不好”、“那么久”、“那么多”、“感觉好累”等可以看出，“挺不容易”表达的程度很高，本例中“挺”换用“太不容易了”句子仍然通顺，用“挺”主要是表现说话人“没想到会这么不容易”的意外之情。

此外，还需要强调，上文中所说“挺”的“偏低”“偏高”等，仍然是建立在“说话人的预期”这一基准上，不是在与“很”比较。我们使用“挺”与“很”时有着不同的语用目

的，因此虽然“挺”与“很”都代表着某一段模糊的程度量，但这两段模糊量并不能放在同一条坐标轴上进行比较。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进一步讨论。

最后，关于“挺”的感情色彩，我们认为“挺”本身不带有感情色彩，在不同的语境和反预期类型中“挺X”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由于在与说话人预期相反表达意外时，以及日常寒暄时我们和“挺”结合的更多是褒义词，表达积极的意义，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挺”有亲切、爱抚的意味，但这种积极意义并非“挺”本身带来的而是语句整体的感情色彩。在其他的语境种“挺”字句也完全可以体现出消极的色彩，例如例（38）。但这些色彩都是语句整体带来的，而非“挺”自身的性质。

### 3.2 程度副词“怪”

“怪”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的程度副词之一，但目前对“怪”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在教学中也难以展开。现阶段对“怪”的研究集中和其他程度副词的比较，主要是“挺”。此外，对于“怪”是否具有感情色彩，具有何种感情色彩，也众说纷纭。本节将延续上一节的内容，从反预期的角度出发，通过“怪”与“挺”以及“可”的对比，主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怪”的意义是什么？“怪”与“挺”具体有什么区别，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区别？如何理解“怪”的“感情色彩”？

对“怪”的先行研究大多着眼于与“挺”的比较，主要包括程度上的比较、搭配词语的比较、感情色彩的比较等。例如，《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中，“怪”常用于口语，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当于“挺”，感情色彩比较浓厚；马真（1991）对比“怪”与“挺”，认为，“怪”表示程度深，用于口语，具有“亲昵、满意、爱抚、调皮的感情色彩”，“有时，表示一种说不出或没法形容的心理感受”，不能修饰书面语词或难以体现上述色彩的词，如不能说“怪残酷的”；吕叔湘（1999）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认为，“怪”表示有相当高的程度，用于口语，感情色彩比“挺”更重一些；史金生（2003）将“怪”归入“感叹语气副词”，认为“怪”可以表示“超出预期限度”、“惊异”这样的主观义；刘冬梅（2006）指出“怪”并不仅限于表示“亲昵、满意、爱抚、调皮”，也可以带有“厌烦、憎恶、可怜、同情、悲伤”等感情色彩，但仅限于举例，并未做进一步分析；崔蕊（2014）从主观性角度对比“够”和“怪”，认为“够”具有一定距离感，而“怪”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亲近和接纳”，即使用于贬义词，也表示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而无法表示亲近和接纳的贬义词则不能受“怪”修饰，如不能说“怪无耻的”；武远佳（2020）从历时角度分析做程度副词的“怪”的由来，指出“怪”经历了从表示“罕见、奇异的”到“对……感到奇怪”再到表示程度的语法化过程，体现说话人看法的主观性加速了“怪”副词化的过程。

不难看出，先行研究普遍认为“怪”的使用范围比“挺”小，其与“挺”相比最大

的特点是“怪”具有较浓的感情色彩而“挺”没有。但对于“怪”具体表现怎样的“感情色彩”，却各执一词。“怪”是表示“亲昵”、“亲近”，还是也可以表示“厌烦”、“憎恶”？如果可以，能够表示相反的情感是否矛盾？“说不出或没法形容的心理感受”又该如何理解？此外，先行研究中对感性色彩的分析多集中于“是什么”上，至于“怪”为什么和“挺”在感情色彩方面有这样的差异，目前仍缺乏分析。

本节将先从词汇搭配和句法表现方面比较“怪”与“挺”，分析它们的异同，再从反预期视角的角度来解释“怪”的特点及“怪”与“挺”的异同

### 3.2.1 “怪”的词汇搭配和句法表现

在实际语料搜索中，我们发现“怪”能够搭配的词语比先行研究描述中丰富许多。很多先行研究中认为不能搭配的词汇，都可以找到用例：

(38) 如果只能下车一次，那一定要选伊豆高原。虽然名字听起来怪雄伟的，但其实这里是个文艺气息很浓的地方。

(39) 第一次逛这家店，店里只有一个服务员，怪萧条的。

(40) 所谓蹉跎难道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吗？想想这溜过去的时间，怪残酷的。

上例中与“怪”搭配的均是先行研究中认为不能搭配的词语，“雄伟”“萧条”“残酷”都是典型的书面语；其中“萧条”“残酷”表达消极的感情色彩。

汉语中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本身比较近，很多书面语词汇在口语中也可以使用，因此“怪”可以和许多书面语词汇搭配并不奇怪。在这一点上“挺”亦是如此，上述例文中的“怪”换成“挺”在语法上也都可以成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可否搭配书面语词汇既不是“怪”的典型特征，也不能用来说明它与“挺”的区别。

在感情色彩方面，实际语料中，“怪”字句表达的情感有积极的（亲昵、爱抚），有消极的（厌烦、憎恶），还有一些并没有明显的褒贬上的感情色彩

(41) 这孩子怪聪明的。

(42) 他见胡昂这样，忙不迭地低语，“昂子哥，那边怪脏的，难道你还要过去啊？”

(43) 粉吃起来怪普通的，汤底正常，没被惊艳到。(知乎)

(44) 我隔着饼干袋坐下，打开杂志时，觉得这小子坐得怪近的，有些威胁到我的安全距离感。

(45) 看着小箭头一点点接近，再看着那一站下车人怪多的，我们就决定，下车！

例(42)可以理解为表示亲昵。而例(43)中说话人用“怪脏的”劝阻胡昂，并反问“难道你还要过去啊”，意在让胡昂不要过去，这说明“怪脏的”并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用“怪脏的”表达的显然是消极感情色彩；例(44)如果将“普通”理解为偏贬义的“不突出、平庸”，则全句的感情色彩偏向消极；例(45)中“近”是典型的中性词，结合下文“威胁到我”可以看出全句的感情色彩偏向消极，但这种消极很难说来自于“怪近的”，如果把后文改成“害得我心里小鹿乱撞”，那全句同样可以表达亲昵的感情色彩；例(46)中“多”是典型的中性词，说话人对“下车的人多”也没有褒贬上的评价，全句并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从上述例文可以看出，“怪”字句可以表达的并非仅限于“爱抚、亲昵”等积极情感，也可以表达“厌恶、失望”这样消极的情感，并且在表达消极情感时也并非只是“虽然消极，但仍可以接受”，也可以如例(43)这样单纯表示厌恶。例(46)则说明了原本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加上“怪”形成“怪X”后也并不一定会产生感情色彩，这说明亦非是“怪”给“怪”字句增添了感情色彩。

综上所述，“怪”字句感情色彩并不固定，可以亲昵可以厌恶，也可以没有明显感情。具体的情感色彩取决于语境以及“怪”所修饰的词汇，认为“怪”本身表达了某种明确的情感色彩这一看法有待商榷。

在句法方面，“怪”的句法表现和“挺”基本一致，都可以做状语，修饰形容词、部分动词、还可以修饰部分述宾、述补、兼语结构，整个短语一般做谓语或补语，例如：

(46) 不大的餐厅里坐满了人，所有人点的都是手工面，这个场面也怪壮观的。

(47) 小琴问：“爸爸几时回来，怪想念他的。”（亦舒《西岸阳光充沛》）

(48) 父母一边说着以后不要周末回来，怪花时间的，一边兴致很高的问我想吃什么菜。

(49) 家里人不太理解，说那么克制饮食却没有瘦，说我折腾，我也怪想不通的。

(50) 如今他所做的事情不过是用来慰藉自己的内心，弥补当年没能实现梦想的遗憾，其实也怪令人难受的。

马真（1991）认为“挺”可以用于否定结构，而“怪”不能。否定结构的“怪”只能用于反问，例如：

(51) 这孩子不是挺可爱的。

这孩子不是挺可爱的吗？

\*这孩子不是怪可爱的

这孩子不是怪可爱的吗？

然而，我们已经在上一节中论述过，“挺”同样不能用于否定结构而只能用于反问。因此在这一点上，“挺”与“怪”的表现也时一致的。

我们也发现了先行研究为提及的“挺”与“怪”的一个区别——“挺”在句中可以重读，而“怪”在句中一般不重读，例如：（加粗表示重读，下同）

(52) 那孩子挺可爱的/那孩子**挺**可爱的

那孩子怪可爱的/\*那孩子**怪**可爱的

“挺可爱的”可以重读“挺”也可以不重读，表义上会有一些区别；而“怪可爱的”则不能重读“怪”，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一区别的成因。

总的来说，“怪”与“挺”在可搭配词语和句法表现上都高度相似。我们认为先行研究之所以会认为“怪”的使用范围比“挺”小，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可搭配的词语，而

在于“怪”的使用场景要比“挺”少，我们会在后文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高度相似的“怪”和“挺”，真正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 3.2.2 “怪”的反预期视角

上一节中我们论证了“挺”的“反低预期”特点，以及其反预期视角的应用，我们认为，“怪”和“挺”一样，具有反预期功能，而反预期信息的视角，即和谁的预期情况相反，正是区别“怪”与“挺”的关键。

反预期信息从视角上可以分为三类，1) 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2) 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3) 与社会常识的预期相反（吴福祥2014）。我们认为，“挺”可以表示前两类，而“怪”则只可以表达第一类，即只能表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此外，程度副词“可”同样具有反预期功能，而它只能表达第二类，即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下面我们会对比说明这三者的特点，并重点分析反预期视角是如何导致“挺”与“怪”的种种异同的。

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时，可以用“挺”、“怪”，不能用“可”，例如

(53) 她笑了笑，说：“没有想到你还懂得挺多的。”

她笑了笑，说：“没有想到你还懂得怪多的。”

\*她笑了笑，说：“没有想到你还懂得可多了。”

杨玉玲（2012）在分析“真、好、多、可”等词用于感叹句时指出，“可”字感叹句不同于其他几种感叹句的地方在于其所表达的情况在说话人看来对于听话人来说是新信息，说话人用感叹句告知这一情况。这其实正是一种反预期的情况，例（54）中，懂不懂是听话人自己情况，听话人自然知道，说话人想表达的是自己之前没有想到听话人懂这么多，超出了说话人自己的预期，因此可以用“怪”与“挺”，用“可”则很不自然。

与之相对，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否定听话人时，可以用“挺”、“可”，不能用“怪”，例如：

(54) 谁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懂得挺多的

\*谁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懂得怪多的谁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懂得可多了

例（55）中说话人反问听话人“谁说我什么都不懂”，意在说明他并非像听话人预期中那样“什么都不懂”，否定的是听话人的预期。此时用“挺”与“可”皆可，用“怪”则很

不自然。

前文提到“怪”不能重读，这其实也和其视角有关。对比可以发现，“可”经常重读，“挺”可重读可不重读，但在重读时易被理解为表达超出听话人预期，例如：

(55) 这杯咖啡可苦了

这杯咖啡挺苦的/这杯咖啡**挺**苦的

这杯咖啡怪苦的

\*这杯咖啡**怪**苦的

口语中我们常常用重读提醒听话人一句话的关键信息。陆方喆（2019）指出，反预期标记本身一般不重读，因为其后所标注的反预期信息往往才是焦点信息，可以是自然焦点也可以是对比焦点。其实，在一些情况下，反预期标记本身也可以成为对比焦点。例如例（56）中，“咖啡苦”是一个听话人不知道的新信息，说话人想提醒听话人这一信息，自然焦点在“苦”上，看起来应当是“苦”重读，但实际上在“可X了”句式中，“可”却经常重读，这是因为说话人不仅仅是要提示听话人“咖啡苦”这一信息，同时还要强调这一信息是与听话人预期相反的，此时“可”作为对比焦点，提醒听话人不是“不苦”，而是“可苦了”，强调“不是你想的那样”，达到提醒听话人或否定听话人观点的交际目的。

这一点在“挺”上有着更明显的体现，“挺”字句中“挺”可重读可不重读，是否重读乍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倾向，但实际语用中两者往往用于不同的环境。例（56）中，如果表示与说话人自己的预期相反，如说话人自己喝了一口咖啡，发现比自己以为的要

苦，发出“（没想到）这杯咖啡挺苦的”的感叹，此时的重音往往在自然焦点的“苦”

字上；而如果表示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如说话人知道听话人不能喝苦的东西，却认为这杯咖啡没有多苦，执意要喝，想要劝阻时说“（你别不信）这杯咖啡挺苦的”，则重音往往落在“挺”字上。一般来说，“挺”字不重读时，“挺X”既可以理解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也可以理解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而如果“挺”字重读，则“挺X”只能理解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

可以看出，重读非自然焦点的“挺”与“可”，其目的在于强调说话人的态度，以实现提醒听话人情况并非听话人预期的那样的交际目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怪”字句中“怪”不能重读：“怪”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体现了说话人的视角，单纯是说话人对自己主观的阐述。说话人说“怪X”就是要表达“X的程度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期”，其重点在“X”上，说话人无需通过重读“怪”提醒听话人注意到其他信息，因此“怪”字句中重读“怪”显得十分不自然。

### 3.2.3 “怪”的意义与特点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怪”具有反预期功能，表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那么这种反预期功能在交际中具体表现为怎样的意义？此外，“挺”和“怪”都可以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那么“怪”与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的“挺”又有何区别？

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一般表现为意外或发现。需要注意，“怪X”虽然表示意外，但并不强调“程度高”。对程度的预期可以分为高量与低量，“怪”、“挺”、“可”所对应的反预期表示与一个低量的预期相反，说话人或听话人原本的预期是“不X”或“不太X”，用“怪/挺/可X”重点在于表示与该预期相反，而非程度的高低，因此“怪X”所表示的程度是模糊的。

与“挺”相比，“怪”的特点在于其单纯体现说话人的视角，其作用也更加单纯明确。

“挺”由于既可以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也可以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因此在一

个句子中可以有多种理解，我们在交际中还会利用“挺”的这一性质来达到寒暄的目的，例如：

(57) A: 最近怎么样?B: 怪忙的。

A: 最近怎么样?B: 挺忙的。

“怪”只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怪忙的”的意思也相对明确，是说话人觉得自己最近比预想中要忙。而“挺”可能表达的意思则更丰富：首先，“挺”可以与“怪”一样表示

与说话人预期相反，此时表义与“怪忙的”类似；其次，“挺”还可以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即比听话人预想中要忙，可以传达“所以我没有时间帮你”等言外之意；此外，在缺乏明确上下文的语境中，说话人还可以利用“挺”的这一特点，将解释权交给听话人，达到日常寒暄的目的，如我们说一个人衣服“挺好看的”就可以做多种理解，既可以是“之前没注意，没想到这么好看”，也可以是“你不要觉得不好看”。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怪”的使用范围比“挺”要窄：“怪”的表义相对单一，而“挺”具有多种功能使得其在日常交际中要比“怪”更为常用，在日常寒暄中我们往往会说“挺好的”“挺漂亮的”“挺忙的”等，而非“怪好的”“怪漂亮的”“怪忙的”。

“怪”单纯体现说话人的视角，也使得说话人的主观更容易被凸显，即突出“说话人自己觉得”。这产生了两个结果：

其一，相较于“挺”，“怪”更强调说话人的主观，因此“怪”字句中“超出说话人预期”更容易被理解为意外，即相比“挺”字句，“怪”字句中意外的含义一般更明显，这也是先行研究中认为“怪”表示“惊异”的原因。例如：

(58) 这件衣服怪干净的这件衣服挺干净的

例(58)中，“挺干净的”在没有足够语境时可以做出多种理解，因此不容易直接理解为意外，如果要强调意外之情可以加上反预期标记“还”，说“这件衣服还挺干净的”；与之相对，“怪干净的”只表示超出说话人预期，即“出乎预料地干净”，因此

即使不加“还”或其他的上下文，也很容易体现说话人的意外之情。

其二，相较于“挺”，“怪”更容易体现说话人自己的态度，因此在被修饰词或语境中含有褒贬义时，语义的褒贬更容易被理解为是说话人自身的感情色彩。于是“怪”和褒义的词语或语境搭配时就会有“亲昵”“爱抚”的感情色彩，而和贬义的词语或语境搭配时就会有“厌烦”“憎恶”的感情色彩，不过这并不是说“怪”本身含有这些感情色彩，请看下例：

(59) 这个男人说的有些话，听起来还怪可爱的。

(60) 这个男人说的有些话，听起来还怪恶心的。

(61) 这个男人说的有些话，听起来还怪烦人的。

例(59)中“怪可爱”体现出亲昵，例(60)中“怪恶心”体现出厌烦，这两者表达的感情是比较明显的。然而，例(61)中“怪烦人”到底是单纯地表示厌烦，还是虽然厌烦但可以接受，甚至是抱怨中带着一点亲昵，却并不明确，需要结合更多的上下文才能做出判断。这是因为“怪”只是凸显了“说话人在表达自己的态度”，至于这个态度具体是什么，是褒还是贬，是喜还是恶，并不由“怪”决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怪”可以表达“说不出或没法形容的心理感受”——因为“怪”本身不表达某种具体的感情色彩，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判断，所以单看“怪X”时，就会感觉“难以形容”。

需要强调，本质上“怪”自身没有感情色彩，“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是其反预期的基础功能进入语境与语境结合后衍生的，因此修饰一些中性词语时，也可以完全不体现感情态度，例如：

(62) 到家后，她把袋子里钱拿出来准备放好留作生活开支，当时觉得怪厚的，就数了起来，一数就多出5000块钱。

上例中，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她”对于袋子里的钱“厚”并没有表现出欢喜或厌恶等情感态度，用“怪厚的”只是体现了“她”的意外。

### 3.3 小结

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程度副词“挺”与“怪”

对于“挺”，我们指出“挺”字句具有“反低预期”的语义功能。具体来说，在不同语境下，“挺”可以表达“反说话人预期”、“反听话人预期”两种不同的意义。而我们在日常交际中又利用了“挺”的这一特点，在缺乏明确语境的寒暄中用一个“挺”来经济地表达各种类型的意义，实现多种交际目的。此外，我们指出“挺”与“很”的根本区别在于，“挺”的反低预期功能实际上反映了说话人的视角，是语言主观性的体现，在程度量上，本质上来说“挺”与“很”不具有可比性。

对于“怪”，首先对比分析了程度副词“怪”与“挺”，指出不同于先行研究的结论，二者在可搭配词语以及句法表现上都没有显著区别，尤其是在感情色彩方面，“怪”字句既可以用于表达“亲昵”“爱抚”等褒义色彩，也可以用于表达“厌烦”“憎恶”等贬义色彩以及中性的语境。接下来本文引入反预期的概念，通过“怪”“挺”“可”的比较，指出“怪”与“挺”最大的区别在于二者反预期的视角不同，“怪”只表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可”只表示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而“挺”则既可以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也可以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这一区别使得“怪”的使用范围要比“挺”小。同时，因为“怪”单纯表示与说话人预期相反，因此其更容易表达意外的含义，并且在搭配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或语境时，“怪”字句也更容易体现说话人自身的态度，因而显得“怪”字句具有感情色彩，但本质上来说“怪”本身没有感情色彩，也可以出现在中性的语境中。

本章中将“挺”和“太”做了对照说明，但两者的功能并非完全镜像。与“挺”不同，“太”一般仅表示超过说话人的高预期，而无法表示超过听话人的预期，试看：

(63) A: 听说那家餐厅有点难吃 B1: 没有吧，挺好吃的

B2: 没有吧，太好吃了

上例中，即使说话人真的认为那家餐厅好吃的程度超出想象，B2依然不自然，这是因为

前句“没有吧”提示了下面是要否定听话人（即A）的预期，而“太”不具备这种功能。

最后，“挺”在表示“与听话人预期相反”时，与“可”也有一些区别。“挺”倾向于否定说话人的“低预期”，而“可”倾向于提示说话人的“未预期”。即“挺”倾向于表达“你不要觉得不X”，而“可”倾向于表达“你不知道吧”，例如：

（64）（别总用老眼光看问题，）中国变化挺大的。

（你不回国不知道，）中国变化可大了！

## 4. 比较与程度——论“比较”与“稍微”

### 4.1 程度副词“比较”

自王力（1946）将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分为“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以来，对程度副词的讨论大多沿用了这一分类标准。一些其他的分类方法虽然名称不同，如“定较”与“泛较”、“单比”与“通比”、“比较性程度副词”与“确认性程度副词”等，但总的来说也仍然遵循同一套标准，即“能否出现在比较句、比较语境中”。在这样的框架下，“比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度副词。作为一个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很常用的程度副词，一方面，“比较”具有相对程度副词的特点，可以出现在比较句中表达比较的含义；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具有和“很”、“非常”等程度副词相似的功能，在句中可以不用于比较，而仅表示具有一定的、不高的程度（刘月华2001）。

这样的多面性为我们理解“比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试看下面两个句子：

- (1) 这个电影比较好，你可以去看
- (2) 相比之下，你的孩子比较懂事

对于例（1），我们应当如何判断“比较”在句中是否表示比较含义？如果其不表示比较含义而仅表示具有一定的程度，那么比较含义是为何消失的？“一定的程度”又该如何理解？这种“不高”的程度义又是如何产生的？

例（2）中“比较”可以换成“更”，可以说“相比之下，你的孩子更懂事”，那么，在比较句或比较语境中，“比较”和“更”之间又有哪些异同？

以上问题，目前学界的尚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见，甚至在“比较”表示何种程度上，也有学者指出“比较”同样可以表示高程度（大岛，1997）。这些问题同时也给汉语教学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如果汉语学习者听到“我比较同意你的看法”可能会困惑：是在和谁的看法比较吗？说“比较同意”是不是在说“不是很同意”？

在分类上，多数研究者将“比较”归为“相对程度副词”（如马真1988、周小兵1995、张谊生2000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强调“比较”的相对性，例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99）中对“比较”的解释是“表示具有一定的程度”；《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中除了认为“比较”表示“具有一定的、不太高的程度”外，还更加明确地指出“应注意，‘比较’常常不用于比较，而只表示具有一定的、不高的程度”。

在所表示的程度方面，除上述辞书外，马真（1988）认为“比较”属于“表示程度浅的程度副词”；张谊生（2000）将“比较”归为“比较级”，位于“较高级”（如“更”）与“较低级”（如“稍微”）之间。蔺璜（2003）将“比较”归为表示“中量”的相对程度副词，但对如何理解“中量”未做说明；严明（2015）同样认为“比较”属于“中量”，并指出“‘中量’的范围不是[+极大量]，也不是[-极小量]，而是处于较为适中的范围”。总的来说，先行研究多数认为“比较”的量是一个不高的量。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大岛润子（1997）认为，“比较”表示的程度高低取决于其基准的设置方法，既可能表示低程度也可能表示高程度。

谢平（2010）提出“比较”在非比较语境下具有“区别性”（弁别性）特征，即“比较X”是指在“X”和“不X”之间属于“X”的那一边，“比较”并不表示具体的程度高低而仅作“X”和“不X”间的区别，因而“比较”所表示的程度相对模糊。

前田真砂美（2013）将相对性分为“外在相对性”（外的相对性）与“内在相对性”（内的相对性），提出“比较”同时具有“外在相对性”与“内在相对性”，在非比较语境下使用“比较”是说话人在不想明确表达高程度时，通过引入“比较”所具有的“外在相对性”来避免主观判断，从而达到表达模糊程度的目的。例如说“我星期一比较闲”，即是通过引入“和其他日子相比”的“外在相对性”来避免直接断定自己“星期一很闲”，达到暧昧表达的目的。

#### 4.1.1 “比较”的句法分布

在具体考察“比较”的语义和功能前，我们先对“比较”的句法分布进行简单的考察。和大多数程度副词一样，“比较”一般做状语，修饰形容词、部分动词、还可以修饰部分述宾、述补、兼语结构。而作为一个相对程度副词，“比较”可以出现在比较句中，但不可以用于“比”字句：

(3) 相比之下，你的孩子比较懂事

(4) 跟别的人相比，他比较有心机

(5) \*上海的房价比北京的房价比较高

马真（1988）指出，在“比较”用于“跟X相比……”与“比起X来……”两个句式时，“X”只能是“别的/其他的+名词性成分”整体性的成分，但观察实际语料，我们发现“比较”同样可以用于个体间的比较：

(6) 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当于1980年的近12倍，届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将再上一个很大的台阶，人民生活尽管还是处于小康阶段，但同2000年相比将是比较宽裕的。

(7) 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比较灵活，在教学和教材方面，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随行就市”。

(8) 比起爬山我比较喜欢睡觉！

部分先行研究还指出“比较”不能或很少用于否定式（如），如不能说“比较不好”等，结合实际语料我们发现，“比较”同样可以否定，在这一点上它与“更”、“很”等程度副词也没有明显差别：

(9) 目前，市场状况仍然比较不稳定，故需时观察。

(10) 我最近在赶期中作业，模型一直做不好，这几天几乎都没睡，脾气比较不好。

可以看出，单纯从句法分布上来说，“比较”相较其他程度副词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比较”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齐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上：在比较句中“比较”可以表达比较义，而在非比较句中“比较”似乎又可以表示不表示比较。本文将分别考察“比较”在比较语

境与非比较语境中的作用，以对这一特点作以解释。

#### 4.1.2 比较语境中的“比较”

先行研究中一般将“比较”归为相对程度副词，对比同为相对程度副词的“更”，其在句法分布上的特点是“比较”不能用于“比”字句而“更”可以。在诸如“相比之下，……”、“与X相比，……”、“比起X来，……”等句式二者都可以使用，而“在X之中，……”里则不能用“更”，只能用“比较”。那么，在用“更”与用“比较”都可以的句式中，“更”与“比较”有怎样的区别，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比较”不能用于“比”字句中？

虽然具体表述与归类有别，但多数先行研究都将“比较”归入表示低程度的相对程度副词，如马真（1988）的“表示程度浅”，张谊生（2000）的“比较级”等，这似乎意味着“比较”与“更”的区别可以从程度量的角度解释，但在实际语境中对比二者，却会发现二者并没有那么容易区分，试看下面两组句子：

(11a) 本次大扫除圆满结束，相比之下，二班的清洁区更干净

(11b) 本次大扫除圆满结束，相比之下，二班的清洁区比较干净

(12a) 比起爬上我更喜欢睡觉

(12b) 比起爬山我比较喜欢睡觉

一些学者认为，“更”通常或只能用于同向比较（如张亚军2003），而“比较”则没有这样的限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例（11）两句的区别，即例（11a）中“更干净”暗示二班和作为参照物的其他班级的干净程度都达到了较高的量级，而例（11b）中“比较干净”则没有这样的暗示，其他班级可能是“不干净”。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更”和“比较”的区别。然而，吕叔湘（1999）指出“更”有时不含有“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意思，而只是和相反一面比较，如“反而更快”原本不一定快。例（12a）与之类似，“更喜

欢睡觉”并不表示“喜欢爬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更喜欢”与“比较喜欢”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

“比较”与“更”的差异在比较句中难以分辨，但一旦脱离比较句则变得十分明显，对比下面两个句子：

(13a) ?今天天气更冷，你出门多穿点衣服。

(13b) 今天天气比较冷，你出门多穿点衣服。

如果这是母亲叮嘱要出门的孩子时说的话，那么听到例(13a)，孩子一定会觉得不自然并有这样的疑问——“和什么相比更冷？”。要使这句话变得自然，则需要前面加入一定的对比对象，比如“昨天气温0度”。而例(13b)中，无论听话人对“比较”所表达的程度做何种理解，起码不会产生“和什么相比比较冷？”的疑问。

严明(2015)认为，“相对程度副词具有明确的参照对象……因此，‘比较’的另一个自然语义特征就是[+参照对象]”，我们赞同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一般而言，相对程度副词都具有明确的参照对象，这也同时意味着，即使上下文中没有直接出现，只要使用相对程度副词，我们也会通过语境判断参照对象是什么，如果无法判断，句子就会如例(13a)那样显得不自然。与此相对，使用“比较”时，我们往往并不会试图去补出一个明确的参照对象。

一些先行研究指出使用“比较”时，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也能在语境中找到参照对象。例如前田真砂美(2013)认为，下例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仍可以做出“和平时的状态相比”的理解：

(14) 但我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一直比较消沉。

然而，对比“更”可以发现，在这里“比较”所提示的参照对象并不显现在上下文中，而是潜在的，是我们通过一般社会常识得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绝对程度副词相似，并非是典型的“定较”，而更接近于“泛较”。张谊生(2000)指出：“绝对程度副词并不是没有比较对象，只是其比较对象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潜在的而非显性的”。

这一区别在一些需要在具体对象间做出比较的语境下则更加明显，例如：

(15a) 拍卖师：3万元一次！有更高的吗？

(15b) ?拍卖师：3万元一次！有比较高的吗？

对比(15a)与(15b)可以发现，拍卖师在叫拍时只能用“更”，用“比较”则会很不自然，这是因为语境需要一个与上文的“3万元”明确对比体现程度差异的程度副词，使用“更高”可以完成和“3万元”的比较，而“比较高”则并不能体现出与“3万元”的对比。

下面的例子虽然两句话都可以说，但意义有明显的区别，试看：

(16a) 313号会议室不够大，订一间更大的吧

(16b) 313号会议室不够大，订一间比较大的吧

例(16a)中“一间更大的”是与上文的“313号会议室”做比较，说话人希望订比“313号会议室”大的会议室。而在例(16b)中，虽然上文同样出现了可以作为比较对象的“313号会议室”，但说话人说“一间比较大的”并非在与“313号会议室”做比较，而是一种泛较，即“与一般的会议室大小相比，空间更大的会议室”。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即使前文存在可能的比较对象，我们说“比较X”时也并非在与该对象比较，而是在与一般的社会性标准比较。我们认为，“比较”在比较句中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这也是“比较”与“更”在比较句中使用时的主要区别：在比较句中，“更”是与语境中某个明确、具体、显性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比较”则是将隐性的社会标准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即使在“跟X相比，……”、“比起X来，……”等出现了句式亦是如此。

“相比之下，Y比较A”、“比起X来，Y比较A”等句式中，比较前项X的程度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不够A”或“不A”，这是由于不同于“更”，“比较A”并不是通过X与Y的直接比较来体现出二者的量差，而是将Y与一般情况做比较来体现X与Y的差异，这也就暗示了X的程度可能低于一般情况。

“比较”的这一特点也解释了为何其不能用于“比”字句中：“比”字句要求出现两个

具体事物间的差比，而“比较”无法提示具体的参照对象，自然也就无法用于“比”字句。

#### 4.1.3 比较的程度

多数先行研究都认为，“比较”所表示的程度量“不高”，用词不尽相同，如“程度浅”（马真1988）、“一定的程度”（吕叔湘1999），等。《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中的描述最为具体：“表示相比而言具有一定的程度。一般着重表示程度不是很高。‘比较好’是说比一般的好一些，但不是很好”。同时，亦有先行研究指出，由于“比较”的这种性质，因此它很难和一些本身就含有高程度意味的词组合（如徐超2006）。然而，观察具体语料，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能简单以“程度不高”来解释的例子，如：

（17） 我以为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上有两个颇具声势，比较辉煌的时期：一个是“五四”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十余年，另一个是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

（18） 值得称道的是，近几年对于百年来中国文论史的反思与梳理这一课题，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头的百年文论史著作就有好几部。

（19） 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

（20） 最近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电影吗，能不能推荐我几部？

例（17）（18）中，“辉煌”与“丰硕”本身都含有高程度的意味，结合上下文可以看出作者也并非要表达“但不是很辉煌”、“丰硕的程度有限”。例（20）中，说话人在寻求电影推荐时，想要的也不会是“有意思，但也不是很有意思”这样的电影。

不难看出，先行研究中“比较X”表示的程度“浅”、“一定程度”、“不高”等，都是在与“很X”做比较。我们在上一节论证了“比较X”并非与语境中明确的参照对象对比，而是在与一般标准比较。这与具有[+通比性]的“很”（储泽祥1999）类似，两者之间的程度似乎确实可以做以比较。不过，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虽然同为与“一般标准”的比较，“比较”与“很”在视角上仍然存在区别。

前田真砂美（2013）指出相对性包含“外在相对性”与“内在相对性”，“外在相对性”即与具体的其他事物的比较，“内在相对性”则是与说话人内心的标准值比较，相对程度副词的相对性属于前者，而如“很”这样的绝对程度副词则具有后者。前田指出“比较”同时具有外在相对性与内在相对性，且因此可以表达模糊的程度，但并未解释“比较”的内在相对性从何而来。

我们认为，“比较”与“很”虽然都是与“一般标准”比较，但“很”的“一般标准”属于“内在相对性”，即“说话人心中的一般标准”，而“比较”的“一般标准”则属于“外在相对性”，即“一般社会标准”，而“比较”并不具有表示“内在相对性”，不能与说话人个人的基准比较，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比较”可以在非比较语境中表达模糊的程度。通常来说，说话人心中的一般标准自然就是说话人所认为的一般社会标准，这二者通常是重合的。但通过使用“比较”，说话人刻意强调了二者的区别，从而实现了客观表达的目的。

简单来说，说话人使用“比较”，表达了“我不是以我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而觉得如何，而是……”的含义，将判断的基准交给了听话人，也由于基准不由说话人决定，因而“比较”的程度显得时高时低。

我们使用“比较”，很多时候是为了委婉表达，先行研究指出，“比较”给人以柔和易入耳的感觉（徐超2006），使用“比较”可以避免断定（前田真砂美2013），这正是因为“比较”不包含说话人个人的基准。“比较”的这一特点将其与一般的绝对程度副词区别开来，我们说“比较”，一方面避免了用一般表示高量“很”、“非常”做出主观判断，同时也避免了用一般表示低量的“有点X”的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似乎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这也是“比较”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程度”、“中量”的原因，从结果上说，这使得“比较”看起来程度“不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先行研究普遍认为“比较”所表达的“程度”较低，实际上，先行研究中也往往是通过这种比较来论述“比较”的程度低，如：

(21) A: 今天冷吗? B1: 比较冷 B2: 冷 B3: 很冷。 B4: 非常冷（引自《实用现代汉语汉语》）

(22) 总的来说，您对《法制晚报》的总体满意度是怎样的呢？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但仅对比上面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例（21）中，“比较冷”被排在“冷”之前，如果我们认为B2所指的“冷”是“一般冷”，那么可以认为例（21）中“比较冷”的程度要比“一般冷”低。然而，例（22）中，如果我们认为“一般”指“一般满意”，那么“比较满意”却又比“一般满意”的程度要高。这说明，即使是在此种与其他程度副词对比体现程度梯度的语境中，“比较”所体现的程度依然是模糊的。

口语中，我们有时会重读“比较”，这种重读意在将“比较”与其他程度副词做对比，此时“比较”表达的程度较低，试看：

(23) 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如果不重读，“比较厚道”所表达的程度是相对模糊的，而重读后的“**比较**厚道”所以表示的程度明显比不重读时轻，这就是通过重读使“比较厚道”与“很厚道”、“非常厚道”、“有点厚道”等产生了对比，从而有了“厚道，但没有那么厚道”的含义。

但需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使用“比较”，并不是意在拿“比较”和“很”或“有点”做对比，比如下面的例子：

(24a) 老伯瞧着这兄弟两人，目中的怒意又消了些缓缓说道“文虎**比较**老实，一定出不了这种主意。”

(24b) 老伯瞧着这兄弟两人，目中的怒意又消了些缓缓说道“文虎**很**老实，一定出不了这种主意。”

例（24a）中，如果认为“比较老实”表达的是“老实的程度不高”，则与后文的“一定出不了这种主意”矛盾。对比换用“很”的例（24b）可以看出，此处用“很老实”与“比较老实”都可以，在程度上也没有明显差异。说“比较”起到的是客观表达的效果，说话人用“比较”而非“很”，是为了表达文虎的老实程度不是说话人自己用自己的标准和常识判断的结果，而是客观地以一般社会标准和常识比较得到的结果。这里用“比较”并不强

调程度的高与低，而是突出自己判断的客观性。

“比较”的这一特点使其在不同语境中可以体现出不同的程度，时高时低，甚至在类似的语境中，因为说话人的目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同是介绍的语境，如果是自我介绍中说“我做事比较周到”听起来程度较低，而如例（19）中毛泽东介绍邓小平时说“比较周到”却没有程度低的意味。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认识里，自我介绍时，使用客观表达是为了避免自夸，即夸张表达，因此自我介绍中的“客观”往往就意味着“往小了说”。但是在介绍和评价他人时，使用“比较”这样的客观表达是为了排除说话人的主观标准（无论大小），使评价的可信更高，此时“比较周到”表示“周到”的程度“比一般标准要高”，具体程度如何则是模糊的。

本质上来说，不管最终语境里“比较”体现的程度是高是低，使用“比较”的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即客观表达。书面语中往往也会追求表达的客观，这也是“比较”在书面语中常用的原因。不同于口语，书面语中的客观表达往往并非为了“委婉”、“柔和”，而是为了体现中立的态度，因此，书面语，尤其是新闻报刊中的“比较”通常都不能理解为“程度浅”，例如：

（25）近几年，桑给巴尔水稻生产成绩也比较显著。1978年稻谷总产量不到6000吨，这两年已达2.2万到2.5万吨。

#### 4.1.4 “比较”的相对与绝对

本文一直没有对“比较”是相对程度副词还是绝对程度副词进行明确的定位。事实上，单从“相对”与“绝对”上来定义“比较”是比较困难的。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否在比较语境中，“比较”的含义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与一般标准相比较”。而这一特点使得它与一般的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都有一定的差异。对比典型的相对程度副词，如“更”，“比较”不能提示明确的参照对象，继而也不能表示明确的量差。对比典型的绝对程度副词，如“很”，“比较”不含有“内在相对性”，不以说话人的认识为基准，将对

基准的判断交给听话人，因而表示的程度模糊，可高可低。

一些学者认为“比较”处于由相对程度副词转向绝对程度副词的阶段（如张欣亮2010，前田真砂子2013，朱璇2016）。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比较”并非同时具有相对和绝对程度副词的特点，而是“既不具备相对程度副词的典型特征，也不具备绝对程度副词的典型特征”。

除“相对”与“绝对”的二分法，张亚军（2003）通过“比”字句与“W+[]+A”结构，将程度副词分成了“更”类、“很”类、“最”类三类，指出“比较”属于“最”类，其不同于“更”、“很”之处在于它“所表示的比较不仅是确定不同对象之间的程度量差，也确定某一范围内不同对象的量级”。我们同意“比较”不同于“更”、“很”，但我们认为相较于二者，“比较”的特点在于其“既不提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程度量差，也不确定不同对象的量级”。而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我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经常使用“比较”，来达到客观表达的目的。

大多数程度副词都是通过比较来表达程度，但因此简单地以“比较”或“程度量”为基准将程度副词二分，很容易使我们忽视各个程度副词的自身特点。“相对”与“绝对”的分类有助于我们对程度副词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对于具体的词，比如本文的“比较”，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明确其意义和功能，至于究竟是将其归为相对程度副词，还是分为“比较1”与“比较2”分属两类，亦或是单开新的一类，其实并不重要。

## 4.2 程度副词“稍微”

与上一节讨论的“比较”相同，一般认为，“稍微”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相对程度副词之一。“稍微”作为程度副词也十分特殊，这一特殊性主要并不体现在其语义上，而体现在其句法分布上。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如“真”、“挺”、“怪”、“比较”等程度副词不同，“稍微”在语义上所表示的程度量大小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虽然具体表述有别，但先行研究一般都认为稍微表示“程度不深”；“稍微”不同与其他所有程度副词的是其句法分布，一方面，它不能自由地修饰性质形容词与一些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短语，另一方面，它在修饰表示动作性的动词短语时使用范围却远远广于其他程度副词。这使得其在句法分布上不管与相对程度副词还是与绝对程度副词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稍微”的这一特点，如果仅仅与其他单个的程度副词，如“多少”、“有点”等比较时，很容易单纯被理解为是不同程度副词之间句法上的不同。然而，如果将“稍微”放在整个程度副词体系中看，便不难发现“稍微”，或者说“稍微”类程度副词不同于其他所有程度副词的特殊性，这也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是什么导致了“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间如此不同？

关于“稍微”的先行研究多数集中在与“稍微”可以搭配的词以及与“稍微”意义相近的程度副词的辨析上，如马真（1985）、杨琳（2007），乐耀（2018）分别从不同角度比较了“稍微”与“多少”在语义上的区别；郭姝慧（2001）、肖亚丽（2010）、蔡思思（2016）比较了“稍微”与“有点”的差异；时卫国（1996、1998）列举了可以与“稍微”搭配的形容词和动词及结构；张谊生（2007）分析了“稍微”类副词的历时演变。

本节中我们将比较并分析“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如“更”、“很”等在句法分布上表现的异同，确定“稍微”的特殊性，并尝试解释其在程度副词中的特殊位置。

### 4.2.1 “稍微”的句法性质

本节将对“稍微”与其他相对及绝对程度副词在句法分布上的异同，具体分为两部分，

首先比较在一般程度副词能够出现的典型搭配上“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的异同，之后再比较“稍微”能够出现的其他情况中“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的异同。

一般的程度副词能够出现的典型搭配，我们参考张谊生（2000、2004）与季薇

（2011）的论述，选取性质形容词、表示心理状态动词、“有+NP”结构、述补结构等四项做对比，以及“比”字句中“稍微”的表现。同时，我们选取相对程度副词“更”以及绝对程度副词“很”作为对比项。

### ①性质形容词

一般认为，能够修饰性质形容词充当各种句法成分是程度副词最典型的用法，有时我们甚至还会用能否受程度副词修饰来判断一个词是否是形容词。能够进入“主语+X+性质形容词”结构中修饰性质形容词也是本研究中界定程度副词的最重要标准。然而，“稍微”并不能自由地修饰性质形容词：

(26a) 你的行为很勇敢

(26b) 你的行为更勇敢

(26c) \*你的行为稍微勇敢

张谊生（2000）曾指出，“有些程度副词即使修饰了中心语之后，仍然是不自足的，后面还必须附加无定数量补语”，这里张所指的“有些程度副词”其实就是“稍微”类程度副词。要使上面的句子成立，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些”、“一点”等表示概数的词：

(27a) \*你的行为很勇敢一些

(27b) 你的行为更勇敢一些

(27c) 你的行为稍微勇敢一些

可以看到，加上“一些”之后，整个句子有比较义，“稍微勇敢一些”与“更勇敢一些”可以成立，而“很”则不能用于这种比较的语境。但“稍微”与“更”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即使不加“一些”也可以表示比较，如（26b），而“稍微”如果不加“一些”则不能成立

### ②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

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指如“喜欢”、“讨厌”、“希望”等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此外我们把一些能愿动词，如“能够吃苦”、“该去学校”等也归在此处，大多数程度副词都可以修饰这一类的动词，但“稍微”同样无法自由修饰此类动词：

(28a) 我很喜欢吃巧克力

(28b) 我更喜欢吃巧克力

(28c) \*我稍微喜欢吃巧克力

(29a) 这些孩子很愿意听妈妈的话

(29b) 这些孩子更愿意听妈妈的话

(29c) \*这些孩子稍微愿意听妈妈的话

要使“稍微”能用于上面的句子，同样需要加上“一点”、“一些”等词，此时“稍微……一些”与“更……一些”一样表示比较：

(30a) \*这些孩子很愿意听妈妈的话一些

(30b) 这些孩子更愿意听妈妈的话一些

(30c) 这些孩子稍微愿意听妈妈的话一些

### ③有+NP结构

大多数程度副词都可以修饰“有+NP”结构，此处的NP一般是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如“有能力”、“有胆量”等，而“稍微”则无法自由修饰此类短语

(31a) 小王很有担当，派小王去吧

(31b) 小王更有担当，派小王去吧

(31c) \*小王稍微有担当，派小王去吧

要使“稍微”能用于上面的句子，同样需要加上“一点”、“一些”等词：

(32a) \*小王很有担当一些，派小王去吧

(32b) 小王更有担当一些，派小王去吧

(32c) 小王稍微有担当一些，派小王去吧

#### ④述补结构

许多程度副词可以修饰“V得X”或“V不X”这样表示可能义的述补短语，而“稍微”同样无法自由修饰此类短语：

(33a) 我和他很合得来

(33b) 我和他更合得来

(33c) \*我和他稍微合得来

要使“稍微”能用于上面的句子，同样需要加上“一点”、“一些”等词：

(34a) \*我和他很合得来一些

(34b) 我和他更合得来一些

(34c) 我和他稍微合得来一些

#### ⑤“比”字句

“稍微”可以用于“比”字句，这也是它在先行研究中被归为相对程度副词的直接原因，不过，不同于“更”，“稍微”并不能在“比”字句中直接修饰形容词，而是同样需要与“一点”、“一些”等搭配使用：

(35a) 福冈的物价比大阪更便宜

(35b) \*福冈的物价比大阪稍微便宜

(36a) 福冈的物价比大阪更便宜一些

(36b) 福冈的物价比大阪稍微便宜一些

程度副词能够修饰的词和短语并不仅限于上述结构，还可以修饰部分隐含有程度义的动词、介宾短语、兼语短语、带数量的动词短语等等，近年来还出现了程度副词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短语的新兴用法，此处不一一列举。这些结构也几乎都与上面我们列出的例子一样，不能够直接受到“稍微”的修饰。但也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其一是带动词的数量短语，“稍微”可以直接修饰“V+（了/过）+数量成分+宾语”这一类短语，试看：

(37a) 老李很读过几本书

(37b) \*老李更读过几本书

(37c) 老李稍微读过几本书

不过，程度副词修饰此类短语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一方面相对程度副词“更”不能够修饰这一类短语，另一方面除了“很”之外的绝对程度副词修饰此类短语也十分不自然，例如我可以說“很吃过一些苦”，但却不能说“非常吃过一些苦”；并且也并非所有带数量的动词短语都可以受“很”修饰。此外，“稍微”修饰数量短语时也并不表示比较的含义，也不能在后面加上“一点”“一些”：

(38a) \*老李很读过几本书一些

(38b) \*老李更读过几本书一些

(38c) \*老李稍微读过几本书一些

其二，“稍微”还可以修饰“有点（儿）+形容词”结构：

(39a) 看见她被欺负，我很有点难过

(39b) 看见她被欺负，我更有点难过

(39c) 看见她被欺负，我稍微有点难过

此时的“稍微”不表示比较含义，也不能在后面加上“一点”“一些”：

(40a) \*看见她被欺负，我很有点难过一些

(40b) \*看见她被欺负，我更有点难过一些

(40c) \*看见她被欺负，我稍微有点难过一些

通过上述的对比，不难看出，“稍微”在程度副词之中极为特殊，它不能够自由地修饰绝大多数程度副词的典型搭配，多数情况下必须加上“一点”“一些”，才能构成表达比较含义的“稍微……一点”来修饰形容词或动词短语。然而，在“稍微”可以直接修饰的结构中，单独出现的“稍微”却又并不表示比较含义。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两个疑问：其一，作为一个程度副词，“稍微”为什么不能直接修饰形容词？其二，作为一个相对程度副词，

“稍微”究竟是否表达比较的含义？

“稍微”不能自由地修饰绝大多数程度副词的典型搭配，但这并不代表“稍微”的搭配能力弱，事实上，“稍微”与一般动作动词构成的动词短语搭配能力极强，而这也是它与其他程度副词的另一个不同之处。

《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中“稍微”的用法第一条为“稍微+动。动词常重叠，或前面有副词‘一’，或后面有‘一点’、‘一些’、‘一下’”，下面将分别距离并对比“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在这些结构中表现的异同。

#### ⑥动词重叠

“稍微”可以修饰动词的重叠式“VV”、“V—V”“V了V”等，而其他程度副词，不管是相对程度副词还是绝对程度副词，都不具有这种功能，试看：

(41a) 你稍微读读这本书

(41b) \*你很读读这本书

(41c) \*你更读读这本书

此外，在连动式中“稍微”并不一定需要紧贴重叠式，例如：

(42a) 我一会儿要去楼下稍微走一走

(42b) 我一会儿要稍微去楼下走一走

#### ⑦“稍微+一+X”

“稍微”可以组成“稍微+一+X”结构，其中X一般为动词，但也可以是形容词或动词短语等结构，这种结构一般是“稍微”和“一……就……”构式的结合。其他的程度副词同样不能用于这种结构中，试看：

(43a) 我稍微一松手，他就逃跑了

(43b) \*我很一松手，他就逃跑了

(43c) \*我更一松手，他就逃跑了

(44a) 天气稍微一凉，她就戴上了帽子

(44b) \*天气很一凉，她就戴上了帽子

(44c) \*天气更一凉，她就戴上了帽子

⑦V+一下/一会儿/一点/一些/几……

“稍微”可以修饰“动词+一下/一会儿/一点/一些/几……”等表示约数的结构，其中“V+一下/一会儿”一般表示时间短，而“V+一点/一些/几……”后面一般还会有NP，表示数量少或幅度小，其他程度副词基本不能用于这种结构中。需要注意，虽然出现了“一点”“一些”，但与动词结合时的“稍微V一点/一些”并不表示比较，而仅表示数量低或幅度小：

(45a) 我稍微睡一会儿

(45b) \*我很睡一会儿

(45c) \*我更睡一会儿

(46a) 你怎么不喝汤啊，稍微喝几口。

(46b) \*你怎么不喝汤啊，很喝几口。

(46c) \*你怎么不喝汤啊，更喝几口。

(47a) 晚上有聚餐，我去银行稍微取一点钱

(47b) \*晚上有聚餐，我去银行很取一点钱

(47c) \*晚上有聚餐，我去银行更取一点钱

⑨光杆动词及VP短语

“稍微”也可以直接修饰部分光杆动词与VP短语，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动词本身隐含有幅度，例如“上升”、“倾斜”等，另一类是用于复句中，此时与“稍微一……就……”类似。而其他的程度副词不管是哪一类情况都无法修饰。

(48a) 呕吐之后，我的紧张感才稍微降低

(48b) \*呕吐之后，我的紧张感才很降低

(48c) \*呕吐之后，我的紧张感才更降低

(49a) 上了年纪后, 有些人稍微运动就气喘不止

(49b) \*上了年纪后, 有些人很运动就气喘不止

(49c) \*上了年纪后, 有些人更运动就气喘不止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看出, “稍微”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的能力要比其他程度副词强许多。

并且, 在修饰动词或动词短语时, “稍微”一般都不表示比较的含义。

## 4.2.2 “稍微”的语义分析

### 4.2.2.1 “稍微”的比较义

我们首先分析“稍微”本身是否表示比较义。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 “稍微”只有在与“一些”、“一点”等共用时, 句子才表示比较的含义, 除此以外的情况则均不表示比较。然而, “形容词+一些”本身就可以表示比较, 例如:

(50a) 这种方法聪明一些

(50b) 这种方法稍微聪明一些

(50c) \*这种方法稍微聪明

先行研究对于如何分析“稍微+形容词+一些/一点”存在不同看法, 部分研究认为是“稍微+形容词”后附加了“一点/一些”(如侯学超1998, 张谊生2004), 也有学者认为“形容词+一点/一些”是一个整体, “稍微”不是直接修饰形容词, 而是修饰“形容词+一点/一些”这一短语(如吕叔湘1945, 杨彩影2020)。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首先, “稍微+形容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其次, 在“比”字句中, “稍微”可以放在“比”字前, 例如:

(51) 这种方法稍微比那种聪明一些

这也说明了“稍微”并不直接修饰形容词, 而是修饰其后的整个短语。我们在连动和介词短语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现象:

(52) 她到六点钟得稍微开车到市里去接一下孩子

(53) 学校稍微把分数线提高了一点

因此，我们同意后一种分析，即在“稍微+形容词+一些/一点”中，“稍微”修饰“形容词+一点/一些”这一整体。

综上，在“稍微+形容词+一些/一点”中，单独的“稍微+形容词”本身不成立，自然也不表示比较含义；而如果把“形容词+一些/一点”视为一个整体，不难发现“形容词+一些/一点”本身就可以表示比较；再结合脱离的“一些”、“一点”的“稍微”用法中，“稍微”均不表示比较含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稍微”本身并不带有比较的含义。

#### 4.2.2.2 “稍微”的程度量

接下来，我们尝试从程度量的角度对“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在句法分布上的异同做出解释。

一般而言，程度副词，无论是相对程度副词还是绝对程度副词，其所修饰的都是“性状”，其中的“程度量”，虽然基准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静态的。

(54) 想要过上好日子很难

(55) 我们两个过得挺好的，您不用担心

(56) 当今世界的经济局势比较复杂

(57) 她现在更好看了

上例中“很难”、“挺好”、“比较复杂”都是对静态性状的描述，例(57)“更好看了”中虽然涉及了现在与过去的时比，但本质上依然是过去静态的性状与现在静态的性状的比较。除形容词外，程度副词能够修饰诸如部分心理动词、述宾、述补、介词、兼语短语等，也都是因为这些词或短语中“含有性状义”（张谊生2004）。即使是“很”修饰“V+（了/过）+数量成分+宾语”，我们往往也会试图从短语中解读出性状义来，而如果短语只单纯地

表示动作，则往往不能够受“很”修饰，试比较：

(58) 他很读了几年书

(59) ?他很拿了几本书

例(58)中，“很读了几年书”并不单纯指读书的时间长短，我们还可以从中解读出他“刻苦”或“有文化”等含义，这也是我们可以用“很”修饰此类短语的原因，本质上来说，这与“很”能够修饰部分名词是出于同样的动因。而例(59)中“拿了几本书”只单纯表示动作，我们很难从中“拿书”中解读出其他的性状，因而“很拿了几本书”并不能表示“拿的书数量多”，而是显得十分不自然。

而“稍微”则没有这个问题。与其他程度副词不同，通过上一节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稍微”对于动词及动词短语的修饰能力远大于其他程度副词，并且，在修饰动词和动词短语时，“稍微”所修饰的往往并非静态的性状，而是时间、频次、幅度等动态的变化，这里我们统称为“动态量”，例如：

(60) 请稍微等一等

(61) 焊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路板烧坏

(62) 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他稍微倾斜

(63) 他稍微读了几年书

(64) 他稍微拿了几本书

上面的例子中，“稍微等一等”“稍微一长”指动作或情况出现的时间短，“稍微倾斜”指动作的幅度小，“稍微拿几本”“稍微读几年”指频次低。不难看出，“稍微”所修饰限定的都是动态的变化，并且，从例(63)(64)与例(58)(59)的对比也可以发现，“稍微”修饰“V+(了/过)+数量成分+宾语”的能力要强于“很”，不过在修饰时单纯表示频次低，我们说“稍微读了几年书”也并不代表这个人“读书少”“没文化”等。

虽然先行研究中将“稍微”与其他程度副词所修饰的量都笼统地称为“程度量”，但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也是“稍微”的句法分布与其他程度副

词如此不同的原因：我们通常所说的“程度量”是静态的，是而“稍微”所表示的量为动态量。

“稍微”能够修饰“形容词+一些/一点”以及“有点（儿）+形容词”结构，也是因为二者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量的特点。“形容词+一些/一点”表示量的变化，虽然形容词的性状义所具有的程度量本身是静态的，但“量的变化”却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动态量的特点，因而可以受到“稍微”修饰。在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稍微+X+一X”这样的结构，仅在X是形容词，后续成分为“一些”“一点”时，短语“稍微+形容词+一些/一点”才容易理解为比较含义，而如果X是动词，则“稍微+动词+一些/一点”却并不表示比较。此外如果后面不是“一点”“一些”，而是“一下”“一会儿”等词，那么不管X是形容词还是动词，整个短语都不表示比较。由此我们认为，修饰静态的量的变化表示比较，其实是“稍微”的一种特殊用法。

而“有点（儿）+形容词”中，许多先行研究指出，“稍微+有点（儿）”中，“有点儿”还没有完全虚化为程度副词，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动词的特性（张谊生2004，范晓蕾2018，杨彩影2020等），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并且发现“稍微”除可以修饰“有点儿+形容词”外，也可以修饰“有一点+名词”结构：

(65) 我可能对你的公司稍微有一点误解

(66)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稍微有点后悔

例(65)中的“有一点”显然依然是“有+一点”的动词短语。我们认为“稍微”修饰“有点儿+形容词”正是由“稍微”修饰“有一点+名词”延申而来的。

综上所述，“稍微”表达“动态量”，因此相对于其他程度副词，可以较为自由地修饰各类动词短语，一些具有动态量特性的形容词短语也可以受到“稍微”的修饰，而单纯表示性状的词或短语，如性质形容词，心理动词等，则无法被“稍微”直接修饰。与之相对，一般的程度副词表达的是“静态量”，因而可以直接修饰性质形容词、心理动词及其他一些可以表示性状的短语，而无法修饰表示时间、频次、幅度变化等动态变化的动词短语。

### 4.2.3 “稍微”的词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稍微”本身不表示比较含义，且与其他程度副词不同，表达小量的“动态量”。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那么，“稍微”是相对程度副词吗？甚至更进一步地，“稍微”是程度副词吗？

杨彩影（2020）认为，“稍微”属于“主观相对程度副词”，并正在逐渐变为一个非典型的语气副词。其“主观相对程度副词”的判断基于“稍微”在修饰VP或者“有点儿+VP”时不表示客观比较而表示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我们同意这一观察，但认为“主观相对”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如果仅从“是否具有客观比较对象”这一角度考察，“稍微”修饰VP时没有客观比较对象，而是“以说话人的主观认知来确定程度量的大小”（杨彩影2020），这一特征，与如“很”、“有点”等绝对程度副词是没有区别的，它们的不同仅在于其中的“程度量”是动态量还是静态量。因此，如果认可“主观相对”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绝对程度副词都是“主观相对程度副词”。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分类方法，但已经与我们使用“相对”、“绝对”来区分程度副词的本意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相对”与“绝对”的区分在于“有无客观比较对象”，那么我们首先可以得到结论——“稍微”不是相对程度副词。

“稍微”虽然可以在“比”字句中出现，但需要加上“一些”“一点”等词，而此时“稍微”并非直接修饰形容词表示比较含义，而是修饰“形容词+一些/一点”乃至整个“比”字结构。此时表达比较含义的并非“稍微”，而是“形容词+一些/一点”，“稍微”修饰整个结构，表示变化的量小。

与“稍微”类似的例子有“还”，“还”在部分先行研究中也被认为是相对程度副词（如马真1986，张谊生2009），但“还”不能直接在非“比”字句（包含除“比”字句外的比较句和非比较句）修饰形容词，“还”修饰其他形容词或动词短语时也不表示比较含义，甚至不表示程度量。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还”并非程度副词（如高增霞2001，文全民2008），此处不展开讨论。

至于“稍微”是否是程度副词，我们认为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认为“稍微”是绝对

程度副词中一个特别的类，其他程度副词主要表达静态量，而“稍微”主要表达动态量。

另一种方案是认为“稍微”属于特殊的描摹性副词（张谊生2014），事实上，“稍微”类程度副词不同于其他程度副词的还有一点，在于其有“稍稍”、“微微”、“略略”等叠词，这样的构词在程度副词中是很少见的，虽然有时我们会通过重叠表示程度的加深，如说“很很X”“太太X”等等，但此时的“很很”“太太”等并没有成词，我们也不会说“比比”“较较”“特特”等。而表情状的描摹型副词中则存在大量的叠音词，如“偷偷”、“隐隐”、“轻轻”等。并且，相较于我们此前分析过的其他程度副词，如“真”、“挺”、“怪”、“比较”等，“稍微”表达的“程度量”也更加具体，是明确的小量。这也符合描摹型副词相较于其他副词表义更为具体的特征。“稍微”与一些描摹性副词在句法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行现象，例如都可以修饰“—X……（就……）”类句式：

(67) 我稍微（稍稍/微微）一推，门就打开了

(68) 我轻轻一推，门就打开了

上述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不过我们认为，与第二章中我们讨论“真”时类似，重点不在于如何分类，而在于能否把副词的句法分布与语义分析清楚。只要能够明确“稍微”本身不表示比较含义以及与其他程度副词在“程度量”上的区别，那么哪一种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表示程度或和程度有关的副词很多，如果仅仅根据语义全部归为一类“程度词”，而这类词之中包含诸多句法功能完全不同的词（如“唯补程度副词”），那这一类词的共性就只剩下“和程度有关”，我们在分析与教学时由于只关注到“程度”，往往也容易忽视这些词的其他特征，“稍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4.3 程度副词的相对与绝对

自王力（1945）提出“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概念以来早期，对程度副词的分类与分析大多沿用了这一基准并再此基础上细化，试图将程度副词分为具有对称关系的两大类，典型的研究如马真（1986）、张谊生（2000），都是在“相对”与“绝对”的基础上再根据不同程度副词所表示的程度量差异再细分为三类或四类，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如周小兵1995，张桂宾1997，陈颖2008等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认识到“相对”与“绝对”之间不存在绝对明确的界限，“相对程度副词”在很多情况下会“绝对化”二者之间存在连续统，因此对程度副词的分类不再严格对立，而是会有一类程度副词横跨于“相对”与“绝对”之间（如张亚军2003，季薇2011等），这类程度副词一般是“最”与“比较”类。总的来说，这样的分类方式依旧是基于“相对”与“绝对”的对立与对称，只不过不是单纯的非此即彼，而是设立了一个变化中的中间地带。

然而，通过我们在4.1与4.2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之间并不存在漂亮的对称关系，“比较”“既不提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程度量差，也不确定不同对象的量级”，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具备相对程度副词的典型特征，而“稍微”无法提示比较对象，也不是相对程度副词。结合先行研究的定义，严格来说，我们发现，只有“更”类明确属于相对程度副词。这也意味着，如果观察整个程度副词体系，可以发现相对程度副词的数量远少于绝对程度副词。“

事实上，回到句法功能的视角审视这两类程度副词，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本身就不存在对立关系。如果我们要以最简单的方式概括绝对程度副词与相对程度副词的句法分布，可以看到得两者呈现以下的性质：

绝对程度副词：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和部分表示性状的动词或动词短语；

相对程度副词：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和部分表示性状的动词或动词短语；可以用于“比”

字句

我们认为，二者实际呈现的是包含关系，“相对程度副词”是一类特殊的“绝对程度副词”。在句法表现上二者的内核首先是一致的，即“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和部分表示性状的动词或动词短语”，相对程度副词之于绝对程度副词的特殊性体现在它除了可以用在绝对程度副词可以出现的情况外，还具有“可以用于‘比’字句”的特点。由于是包含关系，因此不存在只“相对”不“绝对”的程度副词，所以我们认为像“还”这样只在“比”字句中表达程度，脱离了“比”字句直接修饰形容词就无法表示程度义的词，并不是程度副词。

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包含关系提示了我们它们具有共同的内核，这一内核自然就是“比较”。这一结论并不新鲜，不过我们认为需要注意的重点在于——不只是相对程度副词，绝对程度副词的内核也是“比较”。以往的先行研究在研究相对程度

副词时都能够注意到其“比较”的本质，但对于绝对程度副词却往往忽视了这一内核，不去探究比较对象和比较方法，而只关注“程度”。而我们认为，绝对程度副词拥有和相对程度副词相同的内核，因此想要对绝对程度副词进行区分，根本上依然要从“比较”的角度分析。

#### 4.4 小结

本章中我们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相对程度副词“比较”与“稍微”。

对于“比较”，我们主要从语义入手，分析了“比较”在比较语境与非比较语境下的意义特点，指出“比较”在两种语境下的意义实际是一致的，都表示“与一般标准相比较”，与“更”相比，“比较”的特点在于其无法提示明确具体的参照对象，与“很”相比，“比较”的特点在于其不包含体现说话人个人标准的“内在相对性”。我们使用“比较”通常是为了客观表达。具体到语境中，“客观”有时意味着“委婉”，有时意味着“中立”，我们对“比较”具体程度的理解也会因此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比较”本身并不表示具体的程度或程度差比。

对于“稍微”，我们主要从句法分布入手，分别对比了“稍微”与其他相对及绝对程度副词在一般程度副词典型用法与“稍微”可以出现的其他用法中的分布情况，指出虽然同为“程度量”，但一般的程度副词主要表达“静态量”，而“稍微”主要表达“动态量”，这是它们的句法分布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此外，我们也指出“稍微”并非相对程度副词，其单独使用时并不表达比较含义，只有在修饰原本就表达比较的“形容词+一些/一点”时，整个“稍微+形容词+一些/一点”时短语才表达比较。

最后，我们探讨了程度副词体系中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关系，指出二者呈现出不对称的状态，相对程度副词包含于绝对程度副词之中，而两者具有共同的内核——比较。

## 5. 通比性——论“很”

### 5.1 程度副词“很”

“很”是我们最常用的程度副词，不管在日常使用还是在程度副词的研究中，它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我们在讨论程度副词整个大类时往往以“很”为代表；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解其他程度副词时，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与“很”对比来说明它们的特点。本文在前几章的论述中，为了说明各个程度副词的特点，也基本都使用了“很”作为参照。然而目前，对于“很”在句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其实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对“很”理解的争议，也势必影响到我们对其他程度副词，乃至整个程度副词体系的理解。因此，本章中将结合先行研究，探究“很”的特点、意义与用法。

在程度副词研究中，我们习惯将“很”作为“基准值”，在教学中，我们往往将“很”当作“万金油”。但事实上，并非任何情况下用“很”都是自然的，例如：

- (1) ?老师，你的日语说得很好
- (2) ?(走出校门时对同学说)今天天气很冷

例(1)是本文绪论一开始提到的例子，直接评价老师“日语说得很好”显得生硬而不礼貌，需要改成“你的日语说得真好”；例(2)单看“今天天气很冷”语法上没有任何问题，和同学谈论天气似乎也没有任何礼貌上的问题，但如果这是一名同学在和同学走出校门时和另一名同学开始聊天说的第一句话，另一名同学一定会摸不着头脑并奇怪：“他想要表达什么？为什么要突然说天气？”这并不是说突然谈论天气本身奇怪，事实上，如果改说“今天天气好冷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听话人同学一般也只会随声附和。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通用的“很”在这些句子里不自然？

本章中将结合先行研究，确定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很”在程度副词中的具体定位及意义，并主要试图回答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很”是否发生了虚化？如果有，原因为何，如果没

有，那么第二，没有虚化“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 5.2 程度副词“很”的定位

与“很”有关的先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关于“很”本身的语义与句法的研究；第二类，程度副词研究中，将“很”作为参照，对比“很”与其他程度副词的研究；第三类，在句法研究中，将“很”作为程度副词的代表研究。不难看出，无论是相对微观的程度副词小类内部研究还是相对宏观的句法研究，“很”都被看作是程度副词的代表。下面分别梳理这三种类型的先行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很”在程度副词中的定位。

关于“很”本身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其意义和句法功能的分析和解释。《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很”的解释是：用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高；《现代汉语词典》对“很”的解释与《八百词》相似：表示程度相当高；而《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对“很”的注释为：表示程度在一般水平之上。同时，《例释》中还指出，有时“很”并不表示多少实际意义。《例释》认为，“很”之所以会有这一用法，原因是现代汉语中性质形容词常常由有对比的意思。性质形容词加上“很”做谓语，语法上也就失去限制，可以自由做谓语了。“‘很’在这里的语法作用远远大于表示程度意义的作用”

储泽祥（1999）认为，“很”字结构的语义特征是[+通比性]。通比是某个个体与它所在类的其他所有个体进行对比，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以认同标准为主（当然离不开客观基础），“到底程度如何，人们心里大致有个谱”。

孙鹏飞（2017）提出形容词做谓语时要加的“很”与做定语时要加的“的”具有句法上的平行性，二者共同具有“量级核查（激活该形容词所处的量级序列）”、“主观化”及“认知入场”的功能

将“很”作为参照的程度副词研究数量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凡是涉及程度副词内部意义和功能的比较的研究，都难免会涉及到“很”。这其中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程度副词体系整体的研究，例如王力（）、马真（）、周小兵（）、张桂宾（）、陈颖（）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很”所具有的程度被认为是“基准值”，对其余程度副词的

描述或分类都或多或少地参照了“很”的意义或句法性质。在对程度副词进行分类时。虽然具体内部划分可能有别，但我们往往会按照意义分成“高”“低”两大类，而如果表示“高”的那一类中还有数个次级分类，“很”往往都位于其中最低的那一类，例如周小兵（1995）的“程度高”，张谊生（2000）的“高量级”，陈颖（2008）的“甚度”，张桂宾的“次高级”等皆是如此。这说明我们正是将“很”作为“高”与“低”的分界线，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程度副词表示的程度量与“很”相当或更高，那么它就是“高量”的程度副词，反之亦然。另一类是在程度副词的个案研究中将“很”作为参照对象，由于数量众多，此处不一一举例，近年来程度副词的主观性逐渐受到关注，关于程度副词主观性的研究中，“很”往往是“客观性程度副词”的代表，例如危艳丽（2013）对比“很”与“好”、王芸华（2020）对比“很”与“真”等，都是默认“很”所表示的程度或者视角是客观的。

在将“很”作为程度副词的代表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都指出“很”所具有的程度义已经“减轻”乃至“丧失”。如在《中国语法要略》（1944）中吕叔湘就指出：“一切表高度的词语，用久了就都失去锋芒。‘很’字久已一点不‘很’”；而龙果夫（1958）也曾论述：“‘很’在词义和语法双重职能上的经常应用就导致它在‘这本书很好’……这类句子里，在极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实在意义……它在这里的基本作用是纯语法上的：把不完全的谓语转变为完全的谓语”，此后的许多研究中也都延续了类似的观点。不过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如吕峰（2014）认为，语义“弱化”并不等于“完全丧失”，“巩俐很漂亮”中的“很”的程度义依然是有所保留的。

关于“很”的程度义意义是否已经虚化或消失的讨论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如果“很”的实际意义已经虚化，那么我们此前论述中以“很”为基准点的各种对比与说明都将不再可靠——既然“很”都已经失去程度义了，又谈何对比呢？另一方面，“很”是否虚化会影响汉语教学中我们对“很”的解释。例如，英语和日语中的形容词都是可

以单独做谓语的，那么在学生需要翻译类似“她很漂亮”的句子时，如果是英语或者日语母语的学生，是否需要翻译出各自语言中表示程度加深的“very”或者“とても”？

下面我们将结合先行研究，分别讨论“很”的程度义是否已经“虚化”或“消失”，以及“很”的核心含义到底是什么。

### 5.3 “虚化”的“很”

有关“很”的程度义的讨论由来已久，许多研究都提到“很”的意义发生了“减弱”、“虚化”、乃至“丧失”，除了上一节提到的研究外，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一般来说有语义和句法两方面的分析，语义方面如张国宪（2008）认为，“很”的使用常常出于韵律的需要和句法的制约，这使得其自身的词汇意义逐渐丧失，正在逐渐由程度副词演化为前缀；句法方面则有张伯江（2011）认为形容词谓语句中的“很”和名词谓语句中的“是”一样，都是系词。从词性层面彻底否定了“很”的程度性。

首先来看语义角度的讨论，为了能够详细说明，我们直接援引张国宪（2008）的两段例句与分析（例句序号有修改）：

(3) 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按：横扫后有腿疾，走路有点儿跛)，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找来找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王蒙《夜的眼》)

(4) 我就带她到楼下的小铺吃炒饼，她一连吃了六份。这个女人眼睛分得很开。眉毛很浓。长得相当好看，只可惜她要不停地吃东西。(王小波《未来世界》)

先看例(3)，如果依经典的释义，“很宽”应该比“宽”程度高，那么按照正常人的行为能力，“很宽的沟”比“宽沟”难以逾越，不过对于例(3)我们却可以接受，而要变成“总之，一道宽沟，他大概跳不过去”则难以理解。因为“一道宽沟”肯定而不是“大概”跳不过去。相反“一道很宽的沟”则有可能跨越。这也就意味着“很宽的沟”比“宽沟”程度要低。

例(4)对“她”的面部描绘，无论是按东方人的审美标准，还是按西方人的审美习惯，两眼之间的距离“分得很开”无论如何都不能给出“长得相当好看”的断言，倒是这种面部特征常常被视为是弱智的典型征候。假如降压“开”的程度，删除程度“很”使之将就归人靓女的范畴，表述为“这个女人眼睛分得开”，这样的话情理可以接受，但表述的意义则发

生了变化，由状态描述变成了情状断定(用语法术语就是由情状补语变成了可能补语)，透析出“很”的语用功效。

张国宪对两个例句的说明很有代表性，是认为“很”已经逐渐失去程度义的观点中一种典型的论证方法。既：我们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推断，“很X”的幅度已经低于“X”本身所表达的程度，而这与我们一般认知中“很”表示“程度高”是冲突的。

这种论证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说“很宽”比“宽”的程度高，“很开”比“开”幅度大，这仿佛是在说光杆性质形容词本身就可以表某个确定的程度。“很宽”本应该比这个确定的程度高。而如果从文本中却看不出这层意思，就能由此判断——“很”的意义弱化了。如果这种推论成立，那光杆性质形容词自身理应可以和“程度副词+形容词”一样单独做谓语，并和“程度副词+形容词”一样表达某个确定的程度，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我们都知道，汉语之中，除在问答句的答句或者对比语境中以外，光杆形容词都不能自由地做谓语表达某个确定程度。沈家煊（1995）也曾指出光杆性质形容词是无界的，其量是弥散的，不表示某个确定的程度。上面两例中，无论说“一道宽的沟”，还是说“这个女人眼睛分得开”，都是不自然的，容易被理解为在表达对比，此时的“宽”和“开”也并不表达某个固定的程度或程度区间。因此，我们认为，将“很+形容词”和光杆形容词对比，并认为“很+形容词”所表达的程度比光杆形容词“低”，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除了从意义层面说明“很”的弱化外，还有一种说明是基于句法。正如上文提到的，光杆性质形容词不能直接作谓语，必须要加入“很”等程度副词，因此有一些研究认为插入程度副词只是一种句法手段，并不一定表示程度加深，如金立鑫（2016）在讨论“很”时提出：“如果形容词要独立对名词进行描述必须采用必要的句法手段……为了使得这些形容词获得描述功能需要句法操作在形容词前插入程度副词同时将其与名词拉开距离实际上作为句法操作的程度副词其程度意义已经弱化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说法也有一个问题：一般认为性质形容词做谓语时，“很”的意义发生了虚化甚至丧失，比如“他很好”中的“很”就被认为不再强调程度高。然而，在“很”修饰如心理动

词，能愿动词或者介词短语等其他结构时，一般却不认为“很”发生了弱化，例如：

(5) 他很喜欢下棋

(6) 他很会做饭

(7) 他很让人喜欢

以上三句中的“很”一般都不被认为发生了弱化。然而，除了在“我很好”中“很”必须出现，在其他几例中非必须之外，这几种格式中的“很”在句法上的表现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否定、疑问都是一致的，都可以通过重复来表示程度加深，同时，也都不能够再受到其他程度副词的修饰，试看：

(8) 他很不好/他很不喜欢下棋/他很不会做饭/他很不让人喜欢

(9) 他很好吗?/他很喜欢下棋吗?/他很会做饭吗?/他很让人喜欢吗?

(10) 他很好很好/他很喜欢很喜欢下棋/他很会很会做饭/他很让人很让人喜欢

(11) \*他非常很好/\*他非常喜欢下棋/\*他非常很会做饭/\*他非常很讨人喜欢

这些格式唯一的区别在于光杆性质形容词必须加“很”，而其他结构不必须。但是，这是性质形容词做谓语与其他结构做谓语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性质形容词”与“很+其他结构”之间的区别，在加上“很”之后，“很+性质形容词”与“很+其他结构”在句法上的表现是一致的。由“很+性质形容词”中的“很”必须出现，推论出其中的“很”与“很+其他结构”中的“很”不一样是不合乎逻辑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应当是：性质形容词与其他的结构之间有区别，加上“很”之后“很+性质形容词”与“很+其他结构”的句法表现一致，恰恰说明了两种结构之间是同一个“很”，因此才能使得两种原本不同的结构获得相同的句法性质。

沈家煊（1995）指出光杆性质形容词是无界的，如果我们同意加入程度副词“很”是使光杆性质形容词做谓语时“有界化”的一种手段，那么在“很”弱化成“词缀”乃至“虚词”之后，应该需要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补救，目前我们没有找到“补救”的例子，“很+形容词”不能再受其他程度副词修饰也恰恰说明了该结构不需要这样的“补救”。而近年一些“很+

状态形容词”的说法出现，被认为是状态形容词语义上出现了磨损，因此需要加上程度副词来进行补足。在这里“很”又成为了加强程度的标记。

我们认为，说“很”的作用（之一）是使性质形容词能合法充当谓语，或者说是“有界化”等等，都没有错。但把这种作用当作用“很”的目的，并据此认为语法化的“很”失去了程度义，就搞错了出发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很”作为程度副词，其程度义并没有发生虚化，依然表达了“一定的”程度义。那么，具体来说“很”表达了怎样的程度量？

## 5.4 “很”的通比性与程度量

我们赞同储泽祥（1999）的观点，认为“很”的语义特征是[+通比性]。具体来说，“很”表示程度超出了说话人认识中的一般水平。不过，储泽祥认为“通比性”是属于包括“挺”“好”等词在内的“很”类程度副词的共通特征，结合上面几章的讨论，我们认为，“通比性”主要是程度副词“很”自身的语义特征。

通比性表示“超出了说话人认识中的一般水平”，“超过一般水平”自然程度是高的，但具体超过了多少，可大可小，是一个模糊的量。“很”所表示的程度量是模糊的这一观点已经有无数的先行研究提到，但在承认了“很”所具有的模糊的程度量后，先行研究却常常继续以这个“模糊的量”为基准，划分出了各种不同的分类。这背后的思路是：虽然“很”的程度量是模糊的，但总归是一个区间，所以我们还是能在由小到大的区间上为它找到一个大致的位置。例如吴立红（2006）认为“精确程度和模糊程度是相对意义上的……模糊度可以转化为精确度”，陈颖（2008）认为“程度副词所代表的量级都是模糊的量，它们都存在于一定区间内，代表的是一个量幅而不是量点”等，都是对这种思考的诠释。

我们当然同意“很”代表的程度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也同意大多数其他的程度副词亦是如此，但我们认为这些区间并不能放在同一条名为“程度量”的轴上进行分类，并且认为这样的分类往往潜藏着一个问题，下面试举一例：

张谊生认为：无论相对程度副词还是绝对程度副词，其内部都还可以根据程度的量幅进一步分出依次递降的小类。过量级（如“太”）>极高级（如“极”）>次高级（如“很”）>略低级（如“有点儿”）

（12a）这张桌子有点硬

（12b）这张桌子很硬

（12c）这张桌子太硬了

乍一看上面三个例句的对比，确实会有一种感觉：“有点硬”的坚硬程度最低，“很硬”

次之，“太硬了”的坚硬程度最高。

围绕“很”的程度分类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分析程度副词时强调“程度量”的作用，并不自觉地试图探究各个程度副词在程度量上的区别，使人产生一种错觉：除“很”外的各个程度副词也都具有[+通比性]的特征，我们使用“很”而非其他程度副词是经过程度量的对比，选择了“很”这一量级。

这种思路在教学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汉语学习者对于“很”的滥用。现实中当我们想要评价一张桌子时，我们不会给桌子的硬度排序后按由高到低的顺序使用“太”、“很”、“有点儿”的。在我们接触到一张桌子时，正常情况下，也并不会想“这张桌子的坚硬程度超过了我认识中的一般水平，那么具体是超过了多少呢？如果程度量是一个轴，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反复强调程度副词所表达的程度是“模糊的”，这并不仅仅是针对听话人，事实上在说话人的认识里，“超过一般水平”是超过多少，也是模糊的。因此，如果以为程度副词间的区别主要就是程度量的区别，“很”自然会被滥用——说话人心中也只有一个模糊的量，并不能有效地区分出各个量级，那自然只能选择最常见的“很”了。

“过高级”与“较低级”并非通比，不是与说话人心中的一般常识比较，而是与说话人内心认为合适的量比较，使用“太”或“有点儿”的前提是说话人心中存在某种预期，而使用“很”时则不存在这一前提。虽然结果上看“有点硬”“太硬了”等也都与“很硬”一样，可以模糊地对应于某一段现实中客观的程度量，但在语言中，我们使用程度副词时所要说明的并不是最终落实到现实中的那个性状，而是我们对于性状的主观感受（包括“很”也是如此），因此，从一开始它们的坐标轴就不一样，其他的程度副词，如“好”“挺”“比较”等亦是如此。区分“很”与其他程度副词，本质上就是在区分它们到底对应于怎样的坐标轴，对应于怎样的使用场景，不管在研究中还是在教学中，我们都需要强调这一点。

上一小节中我们从反面论证了“很”的语义没有发生弱化，但并未详细讨论“很”的语义具体是什么。这一结论可以结合“很”的[+通比性]特点在本节从正面得到印证。试看下面的句子：

(13) 这张纸很白

我们在上一节指出，“很白”和“白”之间不存在程度上的可比性，而本节我们的问题是：说话人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试想，这应当是说话人看到某张纸时的发言，可能是书或文件的某一页。普通的纸都是白色的，正常情况下，说话人不会没来由地突然去评价一张纸白的程度，如果“很”发生了弱化，这张纸实际上是“普通的白”甚至“没那么白”，说话人就更没有可能或者理由去注意到并评价这个特征了。说话人能够说出这句话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张纸白的程度已经足够引起他的注意。而他说出这句话也正是为了去评价这个引起他注意的特征。这里的“引起注意”有可能是这张纸比说话人一般印象里的纸要白，也可能是在说话人说话的当下他所看到的那本书或那堆文件中这张纸比其他纸要白。如果是后者情况，那么就实际结果来看“这张纸很白”中的“很”的程度甚至约等于“这张纸极白”或“这张纸最白”。请注意，这不是在说“很”的程度量级有时候可以等于“极”或“最”，正如上文所说，这个例子恰恰说明“很”所表达的程度区间并不能与其他程度副词放在同一条轴上进行比较。

这种分析同样可以应用于上一节我们援引的例（3）和例（4），如果“沟的宽度”和“眼睛的分开程度”没有达到足以引起说话人注意程度，那么说话人就根本不会对于这两种特质做出评价。因此，当我们说“很宽”、“分得很开”时，“很”所表达的程度最起码应当是超出了说话人认识中的一般水平，因而引起的说话人注意的。而“超出了说话人认识中的一般水平”，正是我们所说的“通比性”。

在做句法研究时，研究者为了说明研究内容往往需要根据自己的语感造句。但这样造出的句子，哪怕给定了一定的语境，也都是“为了造句而造句”，这些例句的目的都是“为了说出一个合法的句子”。但现实中我们不是为了造一个合法的形容词谓语句才去说话。而是有指称、评价、描写、对比等等表达需要，才造出一个个合法的句子。前人的分析中，“性质形容词做谓语不能单用，要加‘很’”，这是从句法的合法性角度来论述程度副词的作用，但并没有真正说明什么时候才应该用“很”。

通比以个人的认同标准为主，多数时候人和人之间关于什么是“一般状况”的认知差异不大，这是我们认为“很”表达一定客观程度义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很”成为最常用程度副词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很”没有自己的表义特点，更并不意味着“很”是“万金油”，任何时候用“很”都是合适的。与我们在前几章讨论过的程度副词相比，“很”不像“真”那样明确体现说话人的主观视角，不像“挺”那样包含说话人的主观预期，也不像“比较”那样有明确的“客观表达”的语用目的，而这种“不包含明显的视角和语用目的”正是“很”的特点。

这一特点使得“很”在程度副词内部显得最为“客观”，也决定了“很”的使用范围。由于“很”不体现说话人的情感态度等主观，所以在应当体现出说话人的主观的语境下，用“很”就会显得不自然，例如本章的例（1），“你日语说得很好”是说话人结合自己的认知对听话人做出的客观评价，这句话如果是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一般来说由于地位的差异学生不会“客观评价”老师。此处学生实际是有赞美、惊叹的表达需求，因此需要换用能够体现出自己主观视角的“真”“好”“太”等。

在实际汉语教学中，学习者经常会在各种语境中滥用“很”，说出例如“你的衣服很好看”“（这道菜）很好吃”这样乍听没有问题却总让人感到不自然的句子。这种句子除了上面提到的没有传达出应有的语气之外，用“很X”做谓语还容易显得一句话没有说完。以本章的例（2）为例，“很”“不包含明显的视角和语用目的”，“天气很冷”是对是说话人根据自己的常识对天气的冷热程度做出的客观评价，由于不含有明显的语用目的，如果仅仅说“今天天气很冷”，就会使听话人产生“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是不是还要表达什么？”的疑问。

有时学习者已经意识到了句子缺乏语气，但也只采用加重语气或者加入感叹词等方式，将句子说成“你的衣服很好看啊！”“很好吃！”“今天天气很冷！”。但“很”不包含说话人的视角，这一点即使加重语气或者加入语气词也无法改变，也就无法表达说话人原本的语用目的，依然远不如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太好吃了”“今天天气好冷啊”等自然。

## 5.5 小结

本章重点分析了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很”。并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很”的程度义是否发生了“虚化”；第二，“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关于第一点，本章从语义和句法两方面入手，分析了先行研究中论证“很”的意义发生“虚化”时存在的问题，指出虽然“很”的具有使光杆形容词有界化的句法功能，但这并不能反过来说明句法化的“很”失去了程度义。随后我们也从语用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很”的意义并没有发生弱化。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很”的语义特征是[+通比性]，表示“超出了说话人认识中的一般水平”。“很”所代表的程度量是模糊量，并且这种模糊量并不能与其他的程度副词相比较，与其他程度副词相比，“很”的特点在于其不包含明显的视角和语用目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成为了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同时也决定了它在有其他表达需求时不适合使用。

本文通篇都在强调各类程度副词所具有的模糊量不应放在量轴上比较，但量范畴作为语言中的典型范畴，现代汉语中对明确表示“大量”“小量”等当然也是有需求的，新兴程度副词多数都是对此的补充，如表示小量的“小”（玄玥2021）与表示大量的“超”“巨”“爆”等（赵芳2007）。

## 6. 结语

### 6.1 研究成果小结

本研究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了现行程度副词体系研究中的不足，并以争议较大的几个程度副词入手，分析它们的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试图找到更能体现程度副词实际特点，也更有助于教学的程度副词体系。

本文二到五章主要讨论并分析了“真”“好”“挺”“怪”“可”“比较”“稍微”“很”等程度副词，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二章讨论了程度副词“真”与“好”，首先通过句法分析确定了“真”程度副词的地位，其后引入“亲历性”概念，确定了主观性在程度副词中的作用以及“真”和“好”不同于其他程度副词的使用场景，并指出“真”和“好”不包含明确的程度量，无法与“很”比较。最后，讨论了“真”与“好”的异同。

第三章主要讨论了程度副词“挺”与“怪”，引入“反预期”的概念，指出“挺”与“怪”以及“可”的语义均为“反低预期”，而三者之间的不同来源于其反预期视角的不同，“怪”主要表示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可”主要表示与听话人的语气相反，而“挺”则二者皆可，这一不同也同时影响了它们的语用功能，使得“挺”成为了寒暄中常用的程度副词。同时，我们也指出无论是“挺”“怪”还是“可”，其所表达的量都是模糊的，无法与“很”作比较。

第四章分别讨论了程度副词“比较”与“稍微”。指出“比较”的特点在于既不同于相对程度副词也不同于绝对程度副词，一方面“比较”无法提示明确具体的参照对象，另一方面“比较”又不包含说话人的主观视角，我们使用“比较”通常是为了客观表达。而对于“稍微”，我们指出其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程度副词的句法分布，而分布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稍微”所具有的“程度量”并非“静态量”而是“动态量”，“稍微”本身不表示比较

的含义，不是相对程度副词，我们建议将其看作一类特殊的表动态量绝对程度副词或视为描摹性副词。最后，我们对“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二分提出了疑问，指出二者呈现出不对称的状态，相对程度副词包含于绝对程度副词之中。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程度副词“很”，探讨了“很”的意义是否已经虚化或消失，明确了“很”独特的语义特征为[+通比性]，并分析了通比性在语用上有哪些表现，什么情况下使用“很”会不自然。

## 6.2 程度副词的体系观

本研究虽然题为《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体系研究》，但纵观全文不难发现，本研究并没有像诸多先贤的研究那样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程度副词体系，而更像是对部分程度副词再分析的个案研究。

先行研究中，不乏通过对程度副词的再分析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分类标准的研究（如吴立红2006）。季薇（2011）将程度副词分为“比较程度副词”和“观念程度副词”后，又回到了量级分类的老路上，在这两大类下各分出了代表程度由低到高的四小类。遗憾的是，这些新的分类方法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单纯的再分类无法解决我们在程度副词研究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不分类，而是提出在程度副词研究和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则，作为我们的“体系观”。

我们提出以下的体系观：

第一，强调以“比较”为核心。许多先行研究都指出了程度副词的核心其实是“比较”，但对于这一核心的强调却都仅仅落实在了“相对”与“绝对”的分类上。我们认为，对于每一个程度副词，都需要更细致地观察其“比较”的类型，先行研究中的“相对”与“绝对”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定较”与“泛较”的对立、“比

较”与“观念”的对立等，本质来说都是说话人选取了不同的比较对象与比较方式、视点而产生的对立。具体来说可以包括：是否在语境中提示比较对象；所提示比较对象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否以说话人的主观认知为比较对象，如果是，具体是主观认知中的哪一方面？如果是以说话人的预期值为比较对象，具体来说是怎样的预期，有怎样的视角？对于“比较”的结果，是超出还是刚好达到？本研究并未周边性地考察程度副词，对于“比较”的类型和具体内涵肯定还有未能全面概括之处，希望未来的研究中能做出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

第二，强调程度“模糊性”，弱化程度排序。程度副词的量具有模糊性也早已经是程度副词研究领域的共识，但对于模糊性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是量幅而非量点”。结合上一条，

我们认为，程度副词所谓的“模糊性”指的就是比较后的结果达到或超过了比较基准，强调比较后的结果，其不具体对应某一点量级或者某一段量幅，因此除非是在不同程度副词直接对比的语境下，否则不同程度副词之间互相不能比较量级。

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综合把握程度副词的特点，以词为单位分析。某些程度副词的差异可能体现在更细微的地方。例如，表达感情的差异、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单音节与双、多音节的差异，对不同句式的选择差异等等。所谓“以词为单位分析”是指我们应避免以级为单位的分类（如先行研究中的“较高级”“高量级”等各类等级），而聚焦一个一个的程度副词。

总结来说，对程度副词的分析，主要应该做到“明确比较对象”“把握其他特征”两点，同时注意“避免程度分级”。对程度副词的分析应尽量做到一个一个分析，而非一类一类或者一级一级地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清晰地还原各个程度副词的面貌，构建一个有用的程度副词体系。

### 6.3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由于能力有限，为说明主要问题仅分析了一些常用的程度副词，并未对所有程度副词进行周边性的分析与说明，因此，虽然提出了程度副词的体系观，但并没有展现出程度副词体系的全貌，这是本研究最大的缺陷与遗憾。对于各个程度副词的个性的分析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只能一点一点去完成。但我们相信，唯有这种方法，才得到一个对研究，对教学都能带来帮助的程度副词体系。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1982《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 常国萍 2008 《程度副词“很”的非程度义》，《科技信息(学术研究)》第21期。
- 陈朝珠 2001 《浅谈副词“可”、“真”的用法》，《广西大学学报》第6期。
- 陈金香 2009 《程度副词语义、句法、语用研究》，《集宁师专学报》第3期。
- 陈群 1998 《“很+VP”考察》，《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群 2006 《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巴蜀书社。
- 陈颖 2008 《简论程度副词的程度等级》，《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陈颖 2010 《“真的”的虚化》，《语言研究》第4期。
- 储泽祥 1999 《通比性“很”字结构》，《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崔蕊 2014 《副词“够”和“怪”的主观性和主观化比较分析》，《现代语言学》第2期。
- 董大年主编 2007 《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辞海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 刁晏斌 2007 《试论“程度副词+一般动词”形式》，《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丁生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 范继淹、饶长溶 1964 《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副词》，《中国语文》第2期。
- 范晓蕾 2018 《“有点儿”的句法性质和语义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方清明 2012 《再论“真”与“真的”的语法语义与语用功能》，《汉语学位》第5期。
- 高名凯 1986 《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
- 关敏 2006 《试谈程度副词“很”与“非常”功能的异同》，《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管志斌 2010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句式语义特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荀恩东、饶高琦、肖晓悦、臧娇娇 2016 《大数据背景下BCC语料库的研制》，《语料库语言学》第1期
- 郭姝慧 2001 《试析副词“稍微”和“有点”》，《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韩容洙 2000 《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汉语学习》第2期。
- 贺阳 1994 《“程度副词+有+名”试析》，《汉语学习》第2期。
- 胡明扬 1999 《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黄伯荣、廖旭东主编 2002 《现代汉语(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盛璋 1957 《谈程度副词》，《语文学习》第4期。
- 侯学超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季薇2011《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姜其文 2015 《试论主观增量标记“好”及其语用功能》，《励耘语言学刊》第2期。
- 金立鑫、于秀金 2016 《普通话形容词用“的”与“很”的统一解释》，《中国语言学报》第17期。
- 来思平 1999 《现代汉语副词“真”和“很”的用法辨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
- 赖汉纲 1982 《“很”用法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龙果夫（郑祖庆译） 1958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
- 李快乐 2014 《基于语料库的程度副词“很”和“挺”的多角度分析》，《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4期
- 李晋霞 2005 《“好”的语法化与主观性》，《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李劲荣 2007 《“很雪白”类结构形成的动因与基础》，《汉语学习》第3期。
- 李翔宇 2015 《程度副词“很”“太”“老”差异新探》，《语文教学通讯》第9期。
- 李宇凤 2007 《程度副词句法语用特点的调查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 李宇凤 2020 《“挺”的情态确认与对比预期否定》，《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李宇明 1999 《数量词语与主观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刘冬梅 2006 《程度副词“怪”的用法新探》，《绥化学院学报》第4期。
- 刘月华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柳士林 2008 《试论“很+有+名词”的句法、语义功能》，《现代语文》第10期
- 蔺璜、郭姝慧 2003 《程度副词的特点范围与分类》，《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
- 林青、黄劲伟 2018 《惊异范畴：“未预期信息”的语法化标记》，《汉藏语学报》第10期。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陆方喆、曾君 2019 《反预期标记的形式与功能》，《语言科学》第1期
- 陆俭明 1980 《“还”和“更”》，《语言学论丛》第六辑。
- 陆俭明 1980 《“程度副词+形容词+的”一类结构的语法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陆俭明 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荣华 2010 《主观量相关问题探讨》，《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
- 吕峰 2014 《“很”“不”是系词性成分吗？——兼谈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国际汉语学报》第1期。
- 吕叔湘 1944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2008 《语文杂记》，三联书店。
- 吕文杰 2013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马真 1985 《“稍微”和“多少”》，《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马真 1988 《程度副词在表示程度比较的句式中的分布情况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马真 1991 《普通话里的程度副词“很、挺、怪、老”》，《汉语学习》第2期。
- 马真 2016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 孟建安 1997 《修饰动词性成分的“很”》，《语文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潘海峰 2017 《汉语副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 潘晓军 2008 《“稍微”类副词的连用方式和配合共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彭燕 2009 《副词“怪、很、十分、太、非常”之比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 奇唯美 2015 《程度副词句法语义语用特征及分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沈丹铎、祁杰 2012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复形式研究》，《语文学刊》第7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沈家煊 1997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4期。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沈家煊 2003 《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第3期。
- 沈家煊 2015 《不对称和标记论》，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
- 史金生 2011 《现代汉语副词连用顺序和同现研究》，商务印书馆。
- 时卫国 1996 《“稍微”+形容词+呼应成分》，《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
- 时卫国 1998 《“稍微”+动词+响应成分》，《枣庄师专学报》第4期。
- 石毓智 2006 《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玉珂 1980 《程度副词“最”和“很”的用法》，《杭州大学学报》第1期。
- 孙鹏飞 2017 《形容词定谓转换的实现条件与“的”“很”的统一认知功能》，《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覃业位 2012 《比较句中程度副词研究综述》，《文学教育》第12期。
- 唐宁 2019 《汉语寒暄语的功能及习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期
- 陶璠丽 2009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研究述评》，《中南大学学报》第5期。

- 陶瑗丽 2013 《论程度义对语用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
- 王力 1943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 王静 2003 《“很”的词性再议》，《昌吉学院学报》第1期。
- 王静 2003 《“很”、“非常”和“十分”的不对称及其原因》，《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
- 王灵霞、蒋协众 2008 《程度副词修饰状态形容词用法初探——以“很”为例》，《现代语文》第2期。
- 王倩 2013 《“有点+太+A”构式的量——兼论“有点”计量层次的迁移》，《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王文格 2009 《试论性质形容词谓语句的主观性等级》，《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 王晓萍 2005 《说话者的意图和言语行为》，《哲学动态》第10期。
- 王晓萍 2010 《言语行为中说话者意图交流的条件和框架》，《哲学动态》第7期。
- 王芸华 2020 《多重范畴寄生的个案分析——以程度副词“真”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王宗联 1993 《程度副词“很”与“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危艳丽、熊梅 2013 《程度副词“好”与“很”的语法语用区别》，《语文天地》第6期。
- 吴春波 2013 《现代汉语谓语句“很+形容词”探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12期
- 吴冬美、王平平 2008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昌高专学报》第1期。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吴福祥主编 2011 《汉语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商务印书馆。
- 吴立红 2006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组合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武远佳 2020 《程度副词“怪”的来源》，《昭通学院学报》第4期。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 席娟 2006 《关于“怪+X+的”结构》，《现代语文》第8期。
- 夏齐富 1996 《程度副词再分类试探》，《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 肖奚强 2003 《相对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第6期。
- 谢翠玲 2001 《“很A”与“太A”》，《语文学刊》第5期。
- 邢福义 1962 《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第5期。
- 邢福义 1997 《“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语言研究》第2期。
- 邢福义 2000 《“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中国语文》第1期。
- 徐建宏 2006 《试论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徐晶凝 1998 《关于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南开学报》第5期
- 徐晶凝 2015 《程度副词“挺”的教学对策》，《对外汉语研究》第2期
- 徐文娟 2014 《程度副词“好”的语义分析及语法化研究》，《现代语文》第12期。
- 徐冶堂 2002 《关于副词修饰动词问题的研究》，《甘肃高师学报》第1期
- 玄玥 2021 《偏小量程度副词的功能分化与“小”的兴起》，《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薛童心、张平 2012 《从语言虚化角度看程度副词“很”“挺”之异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严明、葛建民 2015 《程度副词“比较”的语义和语法特征分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杨彩影 2020 《基于语料库的副词“稍微”的句法语义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第2期。
- 杨才英、赵春利 2014 《焦点性话语标记的话语关联极其语义类型》，《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杨琳 2009 《程度副词“稍微”和“多少”的句法语义比较》，《襄樊学院学报》第7期。
- 杨佑文 2020 《程度副词“太”的主观性分析》，《湖北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
- 杨颖姣、李颖涵 2016 《程度副词“很”与“好”之比较》，《赤峰学院学报》第4期。
- 杨玉玲 2012 《“可、真、好、多（多么）”字感叹句研究》，《现代语文》第9期
- 姚占龙 2004 《也谈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有+名”结构》，《汉语学习》第4期。
- 于奉知 1998 《“更”字句的语义、语用分析》，《汉语学习》第1期。
- 于文静 2011 《浅析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比较”的组合功能》，《现代语文》第6期。
- 乐耀 2017 《副词“稍微”“多少”与量范畴的表达》，《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云兴华 1994 《“太A了”》，《山东师大学报》第1期。
- 张伯江 2011 《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的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张桂宾 1997 《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张国宪 2006 《性质形容词重论》，《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张国宪 2008 《韵律引发词汇化的个案分析》，第十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
- 张珩 2005 《留学生使用程度副词时常见偏误类型及原因分析》，《语文学刊》第3期
- 张梨 1993 《寒暄的策略》，《语文建设》第6期。
- 张维耿 1993 《“很多”和“很少”》，《汉语学习》第6期。
- 张欣亮 2010 《副词“比较”的功能扩展及语义、语用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张文军 2015 《探析比较句式中的程度副词“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 张亚军 2003 《程度副词与比较结构》，《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

- 张谊生 1996 《现代汉语预设否定副词的表义特征》，《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谊生 1996 《副词的连用类别与共现顺序》，《烟台大学学报》第2期。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语言研究》第2期
- 张谊生 2000 《程度副词充当补语的多维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谊生 2000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中国语文》第1期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张谊生2004《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学林出版社。
- 张谊生 2006 《“太”的语义内涵和语用规约—兼论副词的语法义和语用义的区别与联系》，《中国语言学报》第12期。
- 张谊生 2009 《“更”字比较句中多项比较的程序与格式》，《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张谊生 2010 《现代汉语副词分析》，三联书店
- 张谊生 2014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 2017 《从相对到绝对：程度副词“最”的主观化趋势与后果》，《语文研究》第1期
- 张颖 2009 《相对程度副词的基本特征及其内部差异》，《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第6期。
- 赵芳 2007 《试论当代新兴的程度副词“巨、恶、狂、超、暴”》，《海外华文教育》第4期。
- 周小兵 1995 《论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中国语文》第2期
- 周小兵、赵新等 2002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磊 2018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的新形式和新功能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祝莉 2004 《“很+NP”类结构及其语用价值》，《广州大学学报》第4期。

#### 日文文献

- 安藤好恵 1994 “有点儿”と“比较”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13号
- 大島潤子 1997 程度副詞“比较”の意味分析，『中国語学』244号
- 小野秀樹 1998 中国語の比較文—“比字句”の意味と構造をめぐって，『中国語学』
- 小野秀樹 2010 “挺への”と“太へ了”の意味機能，『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創刊号
- 時衛国 2009 『中国語と日本語における程度副詞の対照研究』，風間書房

- 時衛国 2011 『中国語の程度表現の体系的研究』，白帝社
- 謝平 2010 中国語の程度副詞“比较”について—弁別性の観点から—，『ことばの科学』第23号
- 寺村秀夫1982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Ⅰ』，くろしお出版。
- 野田寛達，现代汉语程度副詞的功能分析及其分类——基于信息领属理论，『現代中国語研究』，2013，15
- 古川裕 2004 中国語の比較構文と程度副詞，『月刊言語』第10号
- 八木孝 夫1987 『程度表現と比較構造』，大修館書店
- 前田真砂美 2013 程度副詞“比较”の(相対性)，『木村英樹教授還暦記念中国語文法論叢』，白帝社
- 楊達 1991 形容詞の程度を強める副詞について——情報のなわ張り理論を通じて——，『中国語学』238号
- 渡辺実 2002 『国語意味論』，塙書房

#### 英文文献

- Brown , P&Levinson , S. C. 1987. *Politeness:SomeUniversalsinLanguage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 Lakoof, G&M. Johnson. 1980. *MetaphorsWeLiveBy*.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 Vol. 1:Theoretical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 正誤表

凡例：有误处用**红色粗体**标出，修正后用**黑色粗体**标出

位置	误	正
P5	肖 <b>溪</b> 强（2002）则从句式的角度列举并分析了“太1”和“太2”分别可以出现的情况	肖 <b>奚</b> 强（2002）则从句式的角度列举并分析了“太1”和“太2”分别可以出现的情况
P5	如齐燕荣（1992）、杨凡（ <b>2002</b> ）、张国宪（2008）	如齐燕荣（1992）、杨凡（ <b>2008</b> ）、张国宪（2008）
P5	来 <b>恩</b> 平（1999）辨析了“真”与“很”的用法	来 <b>思</b> 平（1999）辨析了“真”与“很”的用法
P5	薛童心（2012）杨 <b>丝</b> 淼（2019）对比了“很”“挺”“怪”的异同	薛童心（2012）杨 <b>斯</b> 淼（2019）对比了“很”“挺”“怪”的异同
P9	较少的例如丁 <b>生</b> 树等（1961）	较少的例如丁 <b>声</b> 树等（1961）
P9	又如，来 <b>恩</b> 平（1999）认为“很”不具有实在的程度义	又如，来 <b>思</b> 平（1999）认为“很”不具有实在的程度义
P9	<b>张斌</b> 的《现代汉语虚词》中则列出了39个	<b>张谊生</b> 的《现代汉语虚词》中则列出了39个
P15	刘炳新（ <b>2018</b> ）认为“真”在“很”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一个层次	刘炳新（ <b>2021</b> ）认为“真”在“很”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一个层次
P55	部分先行研究还指出“比较”不能或很少用于否定式（ <b>如</b> ），	部分先行研究还指出“比较”不能或很少用于否定式（ <b>如赵素萍 2006</b> ），
P55	“比较”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 <b>齐</b> 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上	“比较”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 <b>其</b> 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上
P60-61	B4：非常冷（引自《 <b>实用现代汉语汉语</b> 》）	B4：非常冷（引自《 <b>实用现代汉语</b> 》）
P75	“稍微”修饰“有点儿+形容词”正是由“稍微”修饰“有一点+名词” <b>延申</b> 而来的	“稍微”修饰“有点儿+形容词”正是由“稍微”修饰“有一点+名词” <b>延伸</b> 而来的
P81	一类是对程度副词体系整体的研究，例如 <b>王力</b> （）、 <b>马真</b> （）、 <b>周小兵</b> （）、 <b>张桂宾</b> （）、 <b>陈颖</b> （）等等	一类是对程度副词体系整体的研究，例如 <b>王力</b> （1943）、 <b>马真</b> （1988）、 <b>周小兵</b> （1995）、 <b>张桂宾</b> （1997） <b>陈颖</b> （2008）等等

## 参考文献补充

### 中文文献

- 蔡思思 2016 《程度副词“稍微”与“有点”的对比研究》，《青春岁月》第16期
- 丁海燕 2013 《程度副词“好”的功能及其语法化》，《合肥学院学报》第3期
- 高增霞 2002 《副词“还”的基本义》，《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厉霁隼 2003 《“真”和“真的”论析——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及其语法化过程和机制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炳新 2021 《浅析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的用法——以“很、真、太”为例》，《名家名作》第8期
- 柳菲菲 2018 《表感叹的“真”“多”“好”的比较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卢福波 2000 《关于“太”字结构的教学与研究——谈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三个平面的结合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齐燕荣 1992 《形容词谓语句的述谓性及其表达手段》，《济南大学学报》第4期
- 邱凌 2002 《“程度副词+名词”与潜语言的显性化》，《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沈思莹 2007 《“很+N”组合中“很”的作用及其对“N”的影响》，《滁州学院学报》第1期
- 史金生 2003 《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的共现顺序》，《中国语文》第1期
- 谭飞 2008 《副词“好”与“真”用法浅析》，《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
- 唐敏 2009 《程度副词“还”的主观性》，《程度副词“还”的主观性》第4期
- 文全民 2008 《“更”和“还”在肯定与否定比较句中的差异》，《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肖奚强 2002 《谈程度副词“太1”和“太2”》，《零陵学院学报》第5期
- 肖亚丽 2010 《“稍微”和“有点儿”的语义及语用比较》，《时代文学》第1期
- 解竹 2010 《基于语料库的“挺”的研究及教学思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超 2006 《日汉程度副词“比較的”“比较”对比研究》，《徐州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
- 杨凡 2008 《试析作谓语的“很+adj”组合》，《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杨斯淼 2019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很”“挺”“怪”的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素萍 2006 《汉日程度副词“比较”「比較的」对比略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周国光 1994 《程度副词和程度陈述句的内部区别》，《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周小兵 1992 《试析“不太A”》，《语法研究和探索》，语文出版社
- 朱璇 2016 《“比较”类程度副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日文文献

- 森中野枝 1999 中国語の程度副詞“挺”『中国語学』246号

### 英文文献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